

# 黃河

第三期



中央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  
CHINA



第 三 期



論 論文學與政治……………石 三(七〇)

文 演劇、形象、思想……………陳鯉庭(七三)

生產文學及其實踐……………勝 寒(九一)

別香齋先生……………孫伏園(七五)

彌陀寺頌……………易水寒(七六)

安家溝……………董文淵(七七)

劇 戲 漢奸的跳舞(續)……………葉鼎洛(八〇)

特 寫 送溫暖到前綫……………高 天(九三)

特約 蘇聯文壇的新動向……………宗玲譯(九六)





藝文通訊

孤島出版界的一斷片

陶亢德(一〇二)

在香港辦刊物

陸丹林(一〇二)

大別山的文化動態

程南秋(一〇三)

北征之曲

盧冀野(一〇四)

黃河頌

張劍魂(一〇六)

在漢水的流綫內

沙坪(一〇八)

藝術宣傳前奏曲

程南秋(一一五)

報告

前方的流汗

高乃同(一〇九)

雜感

關於「保障作家生活」

冰瑩(一一〇)

華下拾零

李旭(一一二)

記反侵略劇團

南芷(一一六)

作家書簡

白薇(一二二)

擴大西北文藝運動

夏登全(一二三)

我們的團長在王曲

劉宗殷(一二八)

編後

編者(一二八)





# 論文學與政治

石三

## 一，一切的藝術都是宣傳

辛克萊說：「一切藝術都是宣傳」這一句話，如果僅僅指藝術的客觀性質而言，是完全正確的。

首先，我們得承認這是一個前提，每一個作家必須經過其本人的意識形態來寫下他的作品，根據這一前提，因此，無論那一件作品一定是它底作者的意識形態的反映，否則，一切創作的進行將變為完全不可能。

一個作家底意識形態，是由那個作家所由出生的階層，所賴以成長的家庭和社會環境，所接受的教育的繁榮，和所積聚的生活經驗形成的，但是我們決不能以此為理由，便認為作家的意識形態只是作家本人的東西，因為每一個作家都必須生活在某一社會環境中，這環境，他的意識形態便不能不和社會環境的別一些人的意識形態有其共通的地方，既然兩者有其共通的地方，那末，作家的意識形態在客觀上便不能不成為某一社會環境的意識形態底代表了。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一切的藝術都是作家底意識形態的反映，因而也是某一社會環境意識形態的反映。

也許有人會這樣反駁：有許多作家在寫作時，他們唯一目的是正確地再現現實，此外再也沒有想到通過自己作品宣傳什麼主張和見解，反之，一些寫實主義作家和自然主義作家如福樓拜、莫泊桑等，他們不但極端反對在作品裏放作者的意見，甚至在創作的全過程中連時刻想心裏

會否給作品帶入一種感情和成份，因為他們認為把主觀的意見放進作品裏，是會損害作品底真實和價值的，這樣看來，藝術只是現實的純粹的反映，而不是什麼意識形態的反映了。

一些舊的寫實主義者和自然主義者底創作態度的確是這樣的，然而這還不能推翻（藝術是意識形態的反映）的結論，因為，無論在創作態度上採取了怎樣客觀的立場的作家，他不能不通過一定的角度去觀察現實，他不能不給自己底題材訂下一款取捨的標準，並且他也不難不在創作時使用一定的描寫方法，而這個角度與標準方法，却正是由作家底意識形態決定的，作家的意識形態既然是這樣，角度與標準，和方法底決定因素，這樣，作家的意識形態，因為參加了藝術的構造的創造，客觀上便按其具體地表現出來了。

事實是這樣：現實生活的一切，跟一定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緊密地連結着，因此，一切作品，不管作者的意識形態如何，客觀上對現存的社會必定產生好或壞的影響，這些影響的長短和大小，常常就是決定一件作品底生命和價值的尺度，但丁的神曲成爲中世紀文藝復興的先驅；西塞羅的唐，吉詞德留下騎士制度沒落的標記，莎士比亞和莫利哀的戲劇裏的主人公，有許多至今還用爲某些社會階層的典型代表，屠格涅夫的誠人口記，對一八六〇年的農奴解放起了巨大的作用，托爾斯泰會成爲大革命家爲俄羅斯革命的鏡子，這些偉大的成就，作者們在動筆的時候，恐怕是完全没有料到的罷！

## 二、文學與政治目的

文學的發生，和其他藝術的發生同時，恐怕已經有好幾千年的歷史了，然而使文學意識的適合於某種政治目的，並且發展成爲理論，還是最近一兩個世紀的事。

在中世紀印刷術還沒有發明以前，一切的智慧，本來都是借僧侶和貴族的專有品，但是打從印刷術發明以後，隨着方言的興起，智識便成爲一般平民都可以獲得的東西了，這是封建制及崩潰和資本主義抬頭的先聲，由此，人類的歷史，也便踏進了一個新的時代，政治活動的範圍比以前更擴大了，政治鬥爭比以前更尖銳了，而傳單，小冊，報紙，雜誌，便被用爲最犀利的武器，在政治舞台上出現，這樣文學也開始有意識地塗上了政治的顏色，文學亦變成爲政治鬥爭的一種工具了。

把文學當作政治鬥爭的一種工具，使文學適合於某種政治目的，這種主張不一定不能爲一部份作家所同意的，這些作家之中，大抵可以分爲兩派：其一為舊的寫實主義者，其一是唯美主義者，寫實主義者認爲藝術的最高目的，是親客觀地反映現實，唯美主義者，根本就主張藝術應該和現實游離，因爲「現實是醜惡的」而藝術的使命却在給它壓欣賞者傳達一種美感，使人聯覺此種掉離實際醜惡的一切，這就是王爾德所謂的「一架空的藝術」。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古往今來，許多不朽的作品，其所以不朽的原因，正因爲它們曾經給與社會以巨大的影響，這裏不妨舉一兩個例子：尼古拉一世。看了戈果里的譯本上演之後，對戈果里說：「我從沒有像今晚這樣笑過。」戈果里回答道：「我的原意並不在這裏。」顯然戈果里寫這控的原意是暴露沙皇統治下官僚社會的黑暗，希望能夠對政治改革發生一點作用，然而這不但無損於巡按的藝術價值，而且恰恰爲了這點，它才成爲沙皇制度紀念碑，現在的蘇聯作藝術們是完完全全在政府底一定的文藝政策指導之下寫作的，在他們的作畫裏，政治宣傳的題目是再再明也沒有，的，說說拉非莫維支的毀滅，普洛可夫的毀滅，蕭洛可夫的毀滅的處

女地等，然而誰能否認這些作品在世界文壇上的位置呢，至於高爾基的作品，也就更不用說了，高爾基主義者的錯誤，在於只看見主觀和客觀的對立，而沒有看見主觀和客觀的統一，所以使文學與政治結合，不但不會減低，反而提高了作品的藝術價值，因爲作品的藝術價值正是由作品屬社會價值來決定的，社會價值和藝術價值可以統一，跟主觀和客觀可以統一完全一樣。

問題的癥結不在文學與政治結合，問題的癥結，在乎：（一）作者是否有一個正確的世界觀；（二）作者的觀世界觀是否能夠通過現實的再現得到形象的完美表現？

正確的政治認識，以正確的世界觀爲依歸，沒有正確的世界觀，自然也不會有正確的政治目的，這了達到某一個錯誤的政治目的而寫下的作品，決不能算一件好作品，因爲作家是通過自己誠實，觀察觀察現實，認識現實，把握現實的，作家的世界觀不正確，反映在作品裏的現實又怎會正確，因此，作家有一個正確的世界觀，是產生成功的作品的前提條件，然而僅僅具備這一個條件，還是不夠的，因爲一篇優秀的文学作品，究竟和一篇優秀的政治論文不同，後者只要觀點正確，條理清楚，就很可以了，而前者却必須要求作者真正正確地通過現實的再現得到具體而形象的完美表現，這樣，便所觸到第二個問題：技巧的問題了，我們常常看到有許多從根本上已經相當地把握住了正確的世界觀的作家，由於缺少圓熟的技巧，將自己的政治主張硬地裝進作品裏，結果把作品弄成爲一篇如政治論文差不多東西，同樣的東西，試問怎能不歪曲現實呢？因此，所謂「技巧問題」并不能把它了了解和理論認識截然分開的問題，反之，兩者則是互相滲透着的，這裏，只有一實踐才是解答這一個問題的唯一的鎖鑰，因爲惟有「生活的實踐」才能給與作家底抽象的理論以豐富的現實的內容，這些豐富的內容，正是構成一篇成功的作品的血肉，惟有一「創作的實踐」才能把作家底技巧進入圓熟的境界，而「創作的實踐」又以「生活的實踐」作爲它的主線。

文學與政治的結合提高了文學的積極性，因而也提高了文學的社會價值，給與這種結合以非難是沒有任何理由的。

### 三，抗戰中的文藝——一個現實的例子

抗戰中的文藝，是文學與政治結合的，一個最現實的例子。

文學與政治結合在抗戰中是發展到最高度了，這以前，儘管有人宣傳着文學與政治結合的理論，但儘管有人反對這種理論，作家的們還走着他們各自的舊路，但是，打從蘆溝橋的砲聲一響，一切的作家，不管他們對於文學的見解如何，只要他還不願意停止寫作，便都不能不把筆桿朝着一個方向了，這是因為中華民族今天所遭遇的是一個關係生死存亡的民族存亡戰爭，一切人力和精力，必須集中在爭取戰爭勝利這一偉大的號召之下，而文學作品的存在條件，也只有由它對這一號召的適應與否來決定。因此無論什麼作品，如果它不能直接或間接作用於抗戰，推動抗戰向最後勝利的路上走，客觀上便失掉了存在的價值。反之，如果這一作品的步調是和抗戰一致直接或間接有利於抗戰的，它就會被用為抗戰力量的一部份而保留着，事實上，大部份的作家，為了他自己也是一個中國人，首先應該盡做一個中國人的義務，在抗戰前後，已經自然而然地使傾自己的筆桿向敵人了，另一方面，爭取抗戰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是動員民眾，只有廣大的民眾已經動員起來，抗戰勝利才辦得到切實的保障，而宣傳（包括口頭宣傳和文學宣傳）却是動員民眾的必由步驟，這樣，為一定的歷史發展所決定，作家宣傳底最具有內容最有效的工具——文學，客觀上便與爭取抗戰勝利這一偉大的政治目的緊密地結合起來了。

文學與政治結合，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由於這一結合，文學底積極性被提高到它的極度，文學在歷史上所應有的作用，首先是詩歌，戲劇，其次是小說；報告通訊；通訊等，也便表現了空前的成績，同時，隨着歷史的發展，文學本身也發展了，現在它已不可在少數智識份子的客廳和書桌上兜圈子，而開始從前線，從方纔村，從廣大的士兵和民衆裏找

到它底堅固的基礎，成為他們每日不可缺少的精神糧食，為了適應客觀的需要，舊有的文學形式改變了，新的文學形式產生了，新的現實，新的鬥爭，又給這些形式裝上了新的內容，於是無論在內容方面或者形式方面，文學都顯示從所未有的複雜性和多樣性，這一來，便給偉大作品的產生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因為民衆文化水平的提高正是偉大作品成長的溫室，而作家底生活實踐（這表現現在許多作家從事和參加其他實際抗戰工作上）和創作實踐，除了給作家提供了豐富的題材以外，同時也不能不磨練了作家的技巧，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最近的將來，偉大作品的誕生是絕全可能的。

然而，不久以前，却還有某些人在發着「文藝與抗戰無關」的議論，我想：他們或者都是些王爾德的信徒，唯美主義者罷！若然，那還不可辜的，因為唯美主義者根本就否認文藝應該與現實有關，文藝既與現實無關，自然也就與抗戰無關了。否則，那就恰恰是一種「離散」的政治意見在文學問題上的反映，其居心是可以不問的。因為這種議論的直接目的，是想使一些從事抗戰文藝的作家離開他們的崗位，而從事抗戰文藝的作家離開他們的崗位，決不能僅僅看你是作家個人的事情，因為抗戰文藝的寫作和動員民眾是有密切的連系的。

發着「文藝與抗戰無關」的議論的人，大概從承認這樣的一個事實出發：現在所謂「文藝」都够不上稱作文藝的資格。對於這種人，我們只能把他們當作色盲病患者，然而如果你由此竟以為他們自己一定也寫下了一些與抗戰無關却真正修得上稱作文藝的作品，那就未免太鄉願了一點了，他們其實是什麼也沒不寫，因為他們也很明白，這樣的作品印出來不會有人看的。

文學不僅現在與政治結合，而且將來也與政治結合，否認這種結合或者否認這種結合的作家，除了沉默，是沒有別的辦法可想的，而事實上，有一小部份的作家在抗戰中也真變再沉默了。

給歷史拋在後面的人們，我覺，還是沉默一點兒好。



# 演劇·形象·思想

陳鯉庭

最常聽的往往最易疏忽，最根本的往往最難把握。

劇作者，演出者，他們本身是藝術家，就彷彿必然能瞭解什麼才是藝術的了，然而却常常作出非藝術的東西來。

「站在戲劇崗位」的工作者，就彷彿一寇能把擺着抗戰的思進主題了，然而却往往無意中抖了羊頭賣狗肉。

因之覺得戲劇工作者，似乎也應該注意到那些別的藝術早經探究了的一般的問題：即關於藝術的形象性的，以及關於它的思想性的，前者是所以為藝術的根據，後者則為藝術價值之所在。

當然不能以了解一般藝術智識為已足，必須要把握那些知識引用於演劇的領域，即不只要辨識藝術的形象性，思想性，而且要辨識演劇藝術的特殊形象，特殊思想方式；這應該是新演劇理論的基礎課題。

☆ ☆ ☆  
藝術的形象性是什麼呢？  
那並非是說，藝術的表現與一般的表現不同

黃河月刊 第三期

；因為它並非憑藉概念，而乃憑藉形象，更明確的說，即並非通過抽象的，總括性的東西，而乃是通過具體的，個性化的東西來表現的緣故。這藝術的形象性，這通過個性化的形象來表現之點，便是凡稱為藝術家所必具的特徵與條件吧，這則要是藝術，當然也非例外。

然而却常常有疏忽了這形象性的藝術家，在作品裏使用着表面是形象，其實無異於概念的東西；即這種那似乎是具體的，然而並非個性化的東西來表現。像這樣的概念化之病，在戰時戲劇上尤為常見。

也許因為是熱情的宣傳家的緣故，常常劇作者令他的角色發出不合口吻的抗戰演詞，演員則演他的脚色以沒有心裏根據的英雄動作，這些說白與動作，配合在任何人身上都一樣，固然無非是作者或演員自己的概念表現而已。

像這樣地吧人物形象概念化，不待說不僅使形象毫無生氣，而且喪失了藝術的感染力，即藝術獨有的說服力量。這彷彿是一般的藝術常識，却當我們的戲劇工作者所忽視。

☆ ☆ ☆ ☆ ☆  
且進一步，來考察戲劇藝術的特殊形象性。

各種藝術，各有其特殊的形象種類，那是因為各藝術所使用的物質材料不同，從而當偏重於構建現實之某一方面來表現的緣故，因之藝術形象，在音樂是生活之節奏與韻律，在美術是現實的形體與色調，而戲劇藝術的特殊形象，則為活的行動的人，他的姿態，語調與動作。

抗戰以來的文學作家常常兼作劇作者，他們所編劇本的共通的缺陷，便是說白冗長得難於上演；這缺陷的根源是在哪兒呢？

不是在說白冗長破壞了個性化的形象表現！恰相反，說白所以冗長，固常常因為是過於要表白個性；這缺陷是由於我們的文學的編劇者，不習慣於利用活的動作這戲劇的特殊形象手段，却讓說白語詞這文學的特殊形象手段來獨佔地表現了的緣故。

文學的編劇者，由於文學的教養，雖不致忽視了藝術的形象特性，却常常忽視了戲劇藝術的特殊形象性，因之，他們雖不大犯形象概念化的錯誤，却常常發生了戲劇人物形象處於文學化的缺陷。

☆ ☆ ☆ ☆ ☆  
且略探究藝術的思想性的問題吧。  
藝術雖不直截灌輸我們思想，却顯然不能無了它的思想的真義的存在。這其因為思想，未



必僅僅存在於人的概念的理想活動之中，却更確切地表現現在他們的趣味愛好，他們的意志行動及發展之中，而所求這些，却正非藝術家自己，或直捷地主觀地傳達在抒情作品中，或間接地客觀地寓寫於人物故事之中的。

藝術的歷史上有着不少無視了它的思想性的作家，所以藝術不直截表露思想之點為掩護，沉沒在所謂純粹美的形象的趣味之中，我們熟知的那些研究技巧的，形式主義的作家，以及所謂唯美的，專寫情情的作家，在戲劇的範圍內也不乏其例。

誠然「抗戰至少替我們新興藝術界解決了」那一篇藝術與為人生的相當永恒的論爭，因為這是一對於我們抗戰民族為基礎了（摘自軍委會編「抗戰一年」），但抗戰雖已根絕了藝術至上的殘餘，然至少在戲劇的領域中，仍存在着另一種忽視思想性的傾向。

也許是因為過於顧到所謂舞台效果的緣故，抗戰的制作者常常利用着便宜的噱頭來討好觀眾。因之常常使我們發生寫劇的感想：流行的抗戰劇中，要是有了一「假蛋」，「大舌頭」，或是沒有了「溜黃蛋」的諍說，「大紅鞋」的點綴，要是沒有了「和尙」「道士」的作祟，或是喉嚨打涕之類的噱頭，所剩下的表演怕很難支持觀眾的興趣了，為什麼真正發微意，「抗戰」的「思想」的形象是如此地稀薄而無力呢？或許是為「盡鬼容易畫人難的道理吧。」

但假使，無論在唯美的，或是滑稽的噱頭表現，不也是在宣傳一種生動活潑的，或是一玩物喪志」的思想麼？「感情和思想，不可分割的統一」，因之任何種感覺感情的傳達，都不能不有着它的思想意義，有着思想思考於一定方向的動力；可以說藝術家，或是說編劇者，無論他們怎樣巧妙地掩護自己，根本上無非是企圖逃脫或推諉其作品的思想性的責任而已。

無視思想性的傾向，特別是在戲劇的「真正領域」——導演表演的藝術上存在着。

我們的演出者，彷彿都抱着「忠實於劇本」的信念，隱在表演於價金之下，便對於劇本的思想意義不負責任的態度，他們常常以為劇本的思想已經表現在劇本裏，表現在劇本的題材情調台詞之中了，因之說到思想的問題，彷彿都是編劇者的事，自己儘可不加顧問。

記得雪劇的「威廉遜」一劇，改編為抗戰劇「英雄英雄」演出的時候，在編民族英雄受辱反抗的重要場面裏，演出者却讓那飾日本總督的演員，在台上表演着，走着那飾那威廉遜的，而我們的民族英雄英雄只好在台口邊徘徊，成為那日本（英雄）的表演陪襯角色了；可憐而知，在這里演出者已於無意中讓那反角踐踏着雪劇的精神，把那飾那威廉遜英雄身上的前底思想主調完全否定了的。

很多人會批評劇本的思想的正確與否，然而為甚不更有人指摘這種演出表演上的思想歪曲呢？這更因為一般人都誤解演出或表演，以為只是劇本的翻譯，所以彷彿不必去同導演或演員去追究思想的責任了。

出者自身直接觀察選擇了的客觀現實，可知就在這觀察選擇上，也必當會表現演出者的思想，他的認識理解與態度。

所以，真正對思想負責任的導演與演員，是並不願意採用那些單只符合劇本所示的動向的，任何種實際人物的形象表現的，他必選用那些最能來表現人物動向的本質與根源的，最能表現人物動向的同情，或否否之類的態度的，一切特徵的態度的語調與動作。

譬如表演，這才能够給劇中人物的動向以深度與解釋與作者的批判。才能使那語現在人物動向里的劇中思想，更為深刻，更為明確，才能充分發揮演劇藝術的思想性。

在這總總式的短文中，筆者總算約略提出了藝術的，特別是戲劇藝術的形象性與思想性的問題。這些話似乎平常，却常常為人忽視，明瞭重要，却常常懂得不澈底，往往發現為戰時戲劇部門所常見的缺點：即表現在人物形象的概念化，文學化上，表現在追求噱頭效果的傾向上，以及所謂「無思想」的，任意改編演劇上。

遺憾的是，沒有一部戲劇導演書，背誦出些簡明來教人弄清楚這些基礎的問題。戲劇工作者在所受的訓練上，比別類藝術家來更遠為不學的。常常因為戲劇是一門技術上特別複雜的藝術，一般人對藝術的研究沉溺在它所具於特殊的技術的方面，反而把它之所以為藝術的一般特性，忽視過去了。

但，技術的研究，止於教人成為一個好的匠人，而由於藝術的演劇的基本認識，却至少可使人不致迷失了凡藝術家必須辨別的路線。



# 別香齋先生

# 孫伏園

我所認識的河南人幾乎全於圓頭的，不知道是不是就因為圓頭的緣故，河南人大抵長厚，闊大，富於領袖的天才，也富於義俠的情感。別香齋先生就是這樣的一位。

圓頭的開頭二十年，河南也和四川一樣，幾乎沒有一天不厚的日子。我們的記憶中就有白狼，老洋人，崔二且這些姓名。這些人當然難免也是圓頭的，不過受了環境的種種支配，不得不領着一羣饑餓的圓頭人，向大多數比較不饑餓的圓頭人，打家劫舍。那些被打家劫舍的人羣，自然固然聯合起來，組織起來，推戴一位圓頭人做領袖，儘量自衛，以減少被打家劫舍的痛苦。別香齋先生就是這樣一位自衛的領袖。

別先生名叫廷芳，香齋是號，他是河南內鄉縣人。在內鄉，只有極少數的幾個老朋友叫他香齋，廷芳兩個字大批只有外間報紙上登載內鄉自衛的新聞時才用到，本地人一般都稱他別司令。內鄉在河南的西南部，當應慮緊急的時候，河南的西南部曾有八縣實行聯防，聯防的領袖是鎮平彭禹廷先生，副領袖就是內鄉的別香齋先生。當時曾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現在鎮平內鄉一帶的老百姓，談起來還是如數家珍。

彭禹廷先生後來被姦人暗殺，聯防的領袖就落到別香齋先生身上。這時候河南的治安漸漸的進步了，省政府努力統一全省的政令。八縣聯防減縮到鎮平、內鄉、淅川、三縣。在省政府統一政令的立場之下，不但昔日民衆自衛的功勳不加表揚，民衆的組織更被認為今日推行政令的障礙了。香齋先生不是一個善於辯論，解釋，宣傳的人。他甚至不願意求人了解。這時候他的苦悶是必然的了。

我認識香齋先生就在這時候。

原來鎮平、內鄉、淅川等所謂宛西的三縣，除了有名自衛以外，還辦了許多教育建設的事業。彭禹廷先生在內鄉的天明寺創設了一十三縣聯立的中學兼師範，彭先生自任校長。別先生修築了幾百里的公路，整理了幾千里的河道，增加了幾萬畝的良田。這些都是最大的項目，較小的工作還有很多。彭先生去世以後，別先生自任聯立中學兼師範的校長，不久以後他卻聘我去擔任。這就是我們相識的因緣。

在將到天明寺一里路的光景，我和八九位教員同人，坐在學校派出南陽迎接我們的汽車裏。這汽車裏絕無的趣味與形容不出來的，只有一句

話說明那時的心情，就是我們不希望即刻就到，能够多坐一會兒等於讓我們多享福一會兒。公路的平坦，路旁的樹木，使我們回憶到三天以前從許昌到南陽的公路上所得到的一切苦痛，一位同人不自覺的喊了出來：「我們到了東安民巷了！」但是最要緊的事物愈不能長久。汽車嘎然地停下，幾個人嚷成一片：「司令接被長來了！」我們全體下車去和他相見。

圓頭的頭，短短的胖胖的身材，攬着一把芭蕉扇，穿着一身白色的褂褂，腳上只有鞋子沒有襪子，腰間帶着一支小小的手鎗，這就是宛西四萬民衆擁戴他做領袖的別司令。

我們相互寒暄了一陣以後，就到了天明的寺大院子裏。兩行排着十幾把大躺椅，每一把躺椅旁邊一盞骨牌燈，寫着茶几。我和別司令坐在上首的兩把躺椅上，腰間掛着盒子的「士們來來往往地招呼我喝茶擦臉等事。我還記得別司令在坐下以後的第一句問話是：「今年多少年紀？」我也用同一句話問他。我們大約相差十年，所以我接着就有「一則見事之」的結論。

香齋先生的生活，簡單得令人出驚，不但在衣服方面或在飲食起居等方面。他吃飯總只有一個菜或兩個菜，而且都是再粗沒有的蔬菜。我至今想起還覺抱歉，他請我吃的飯菜比他自用的好過幾倍；更使我汗顏無地的是，在他那嚴禁紙煙的區域裏，我常常發現煙草桌上有一罐紙煙，問同友才知是「司令送給校長吸的！」亦這事

當兒，只好自己替實：「我要是不帶他出學堂討好，我至少怕對這紙糊。愧對死九千千萬萬因吸紙烟而被罰的同胞！」

香齋先生的積極貢獻在於治河。他選我到西峽口日的司令部去玩兩天，沿路參觀他的河工。他能察極高極大的河堤，堤上平坦像一條馬路，兩旁滿植白茅，利用它的深根把堤岸抓住，永不傾圮。他也能從大河裏分出一條小河來專做灌溉之用。最特別的是把一條氾濫的河流引入中道，兩邊種起「雁翅柳」來，不使它再氾濫，而把雁翅柳的處所，逐年改為良田。內鄉的建設就靠着這些無中生有的田產。我們從天明寺到西峽山，經過河流，看見幾千幾百的河工正在進行，那時外面大規模的徵工還極少，香齋先生導引解釋以獲我的讚賞真不能用言語形容了。

香齋先生還有一句話我至今記着，他說植樹節放在總理逝世紀念日最不安當，從前用清明節也是不對的。他很幽默地說：「如果總理在六月間逝世，我們也在六月間種樹嗎？」照他的經驗，植樹最好在年前，萬一必須用紀念日，那麼用總理誕辰比用逝世紀念日好得多。

我上面已經說了，我認識香齋先生正當他苦悶的時候。他同想到八縣聯防時代的工作精神，但一提及彭禹廷先生就要下淚。他憤恨敵人九一八在遼寧的舉動，他領導着幾十萬組織嚴密的民衆，這正是國民效命疆場的時候，但一提及政府不了解他的話，也就更下淚。

在這樣苦悶的時候，常常有舊朋友來找他一同去打獵，我也參加過這種小旅行。路旁上站着

一隻大鷹，長短不等的衣服有的口銜半個煙在高低的山崗上走，人的眼睛和鷹的眼睛取着同一的姿態，四面望着我們的對象。大鷹站在路旁上，是够分量的，它飛翔的時候才真够分量。起飛以後的世界是壯麗的，松花青的或栗壳黃的，圍絲絨在高低不平的草綠色的地面上滾，隨着這圍絲絨的方向在天空中飛着我們的大鷹。有時候只有一組，有時候竟有二三組，這種飛機追逐汽車的情景，我們都聚精會神地觀看。有時一組停止了，飛機抓住了汽車，汽車纏着最後生存掙扎的喇叭，憂憂的似乎要撕掉我們的一線神經。凡是獵人我想都有這短期間的矛盾。說時遲，那時快，矛盾解決以後我們飛到出事地點，把汽車從飛機的口中搶奪下來，看見這汽車原是一隻栗壳黃色的又肥又大的野兔。

香齋先生也做一隻大鷹，借打獵來磨礪他的身手爪牙。他的真正的野兔却是在東三省強佔我們土地。掠奪我們財產，殺戮我們同胞的日本軍閥。他的苦悶感他的大鷹找不着個別香齋。

抗戰開始以後的情形完全變了。大鷹找着個別香齋了，個個別香齋就是全國的民衆和全國民衆所愛戴的最高統帥。最高統帥召見別香齋先生以後，更合法化了他的一切事業。香齋先生把他的司令部移到南陽，作了種種抗敵的準備以後，他的最顯着戰功建立在襄樊一帶。

他的事業是不朽的，他的功勳是偉大的。但是不幸最近傳來了驚人的消息，香齋先生已於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在南陽病故了。關山連阻我們還不知道他患甚麼病。我猜想也許是中風。他剛來用石塊當枕頭，因為用了棉綫的枕頭就覺頭昏，這也許是血壓過高的現象。友好們自備哀悼痛惜，但他們事業是不朽的，他的功勳是偉大的，哀悼痛惜不如繼續他的遺志。

### 彌陀寺頌

易水寒

白雲不再封鎖山門，  
古寺的歲月，  
於今投上了那爭的色彩。

木鐸已隨着僧人遠去，  
行脚到了那一角天涯呢！——  
袈裟也許當作了袈裟！

神燈深深地在黑暗裏，  
寶燈不再照古佛，  
偷油的耗子該是悲哀了吧。

鑿鑿角號，  
隨着暮鼓晨鐘，  
敲着暮鼓晨鐘的是一羣「新僧人」。

他們不禮朝拜，  
出世主義已不存在於今朝。

一切不香子四大皆空，  
一切在前進，  
一切都付與了神祕的戰爭。

白雲不再封鎖山門，  
古寺的歲月，  
光耀着民族的復興！



# 安家溝

董文淵

樂所在。

一、

經過做人口次「掃蕩」以後的中條山長更形熱鬧了。

安家溝是一個不到一百戶人家的普通村落，依然安祥地躺在中條山的坡上，莊稼人仍在忙着撒籽，牲口正拉着播種器「咯！咯！」地播種，黑了的由孩子們牽去滿山漫坡的吃草，曬在場地上的玉米，壯年漢子正用大木棍打出很沉重的「劈拍！劈拍！」的聲音，婦女們在院子裏趕着牲口磨麵粉，還恬靜的太平景象，看不出它一點戰爭味兒。

由安家溝順着大路到後店鎮只有十二里路，那裏住有一大隊的鬼子兵，再由另一條路到侯王也不過二十里，那裏也住有一個中隊的鬼子，張店猴王是鬼子們在中條山上的重要支點，它們的砲兵是經常不斷地用重砲，山砲轟擊馮卓，上寨，饒家嶺等處的我軍陣地。

自從張店鎮被敵人佔領以後，敵人就更沒有一天不想利用張茅公路，佔領茅津渡而渡河，但是由茅津到夏縣這一線我軍的兵力配備是相當雄厚，曾經給予敵人以不少次的打擊，然而敵人渡河企圖始終沒有放棄，所以雖不能算是永久的安

家的觀念，在中國人底心目中比什麼都重要，所以祇要能夠安居樂業的話，那末其他一切的犧牲要被看得很輕微的。

日本鬼子它編着想滅亡整個的中國，完成它那大陸政策的迷夢，曾用盡了千方百計來實行它們的征服工作，由於事實的教訓使他們深深地感覺到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的行為會引起中國民衆猛烈的反抗，這對於它們征服的工作上是增加了不少的困難與阻礙，它們現在改變了本來面目而使用懷柔政策。

安家溝的老百姓都是莊稼人，他們只看到目前的利益而部有一個苟且偷安的心理，他們有祖先所遺傳下來美麗的家園，誰願流亡到異鄉去做無家可歸的難民，所以敵人的懷柔政策在這樣的場合下是最容易奏效的。

衛鍾，李桂林，徐則之等七八個人，他們都是夏縣，安邑，運城，聞喜人，他們有的是當地的士紳或地主，有的是大都市走過的小商人，鬼子們的宣傳班，偽縣長曾經再三的派人聯絡他們要他們出來維持地方治安，他們雖極願響應

，想這樣說，然而總覺得「漢奸」的罪名太可怕，所以經過長時期的磋商和考慮後，方決定了以組織紅衛會來代替，想使許許多多的老百姓在他們掩護下而得到安居樂業的境地。

在這原因之下，晉南紅衛會底組織有如風起雲湧，不到半年功夫，各地加入在紅衛會，黃學會，藍協會等類名義下的民衆就不下十萬人，安家溝自然沒有例外。

舊志讓是一個受過初等教育的青年人，是安家溝唯一的一民衆領袖，被舉為該地紅衛會的會長，他對於會務特別熱心，每天帶着七八十個壯年漢子在導師章泉君的指導下敬神，賽符，做功課，練刀法，說是在一百天以後就能使刀槍不入，果真後來每逢初一十五他們砍排刀的時候，確有拿刀砍不進去的事。

紅衛會的力量雖然一天比一天地壯大起來，給日本鬼子的利益便也就一天多於一天，照這樣下去，我軍在中條山上的勝利性會減少的，因此第口集團軍的會總司令和第口集團軍的孫總司令都先後派政工人員來爭取紅衛會，把他們爭取到抗日益上來。

三、

第口口口師政治部第一科科長甄鎮冰走一個有為的熱血青年，當年日地學生運動澎湃激烈的時候，曾經長期負責支持過大學生運動，為激醒心政治工作是最革命的，才參加到軍委會的口口

口口口調便受訓而到山西前方來工作。這一次大家都一致推舉他向紅衛會的負責人做說客，另外派來幹事李慶做他的助手，宋是河南人，對於紅衛會中的教規，手法都相當熟悉的，而他們二人也真推辭地担任了這工作。

第二天晚上，黨科長和宋幹事，換了老百姓裝束，深入本師陣地前方的安家溝，他們在那裏宿了一晚，經過三次以上的談商，黨科。那有力的鼓動和率直而熱誠的真理，是深深地感動了曹志讓，再加上宋幹事對於紅衛會的那一類內行話，更使那。每一個加入紅衛會黨員深願意為黨祖國，同胞來進行復仇工作——本來紅衛會的產生是有很長底年代的歷史，在成立立會的時候就含有革命底抗外動機。

有一天曹志讓等幾個隨着宋幹事來到穆家山的口口口師部會見白主任，白主任在北方住有二十年以上的時間，曾到過寧夏，晉海，察哈爾等地，所以他的性格，舉止，談吐是最難得北方人的同情，加上白主任對曹志讓的招待了非常誠懇和殷勤，又引着去見師長，李師長除了客氣的招待外，並且還當面答覆對於紅衛會實在物質上，工作上，予以種種便利和幫助；曹志讓回去把這經過情形向全村人報告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是聽得非常滿意的。

李師長等想把賀南紅衛會作整個的解決意見，所以決定再派黨科長，宋幹事，陳參謀二人去河底村見衛鍾等人。

一天二天大家都熱切地盼望好消息，但是直到一個星期後沒有見他們回來，大家確有點就心。

直到第十天晚上已經七點半鐘了，他們才回來，於是大家都關心地談論着他們這次的收穫和經過，他們三人先去會見師長。

「辛苦！辛苦！」師長滿面都是笑容，接着又問：

「什麼經過這許多日子才回？結果怎樣？」  
「我們和曹志讓等走了二天，到河底村，但是衛會長已經到開善縣的郭店去了，於是我們在夜間越過同蒲線，和二黨公路，又走了二天才到那里，想不到衛會長又到萬泉縣的開景鎮去了，等我們趕到開景鎮時他已到安邑的北相去了，在北相才會到也，結果非常的圓滿，據衛會長表示，他們原來的意思就是想組織民衆，準備將來有機會的時候來殺日本鬼子，並不是甘心做漢奸，所以我們在那裏很受他們熱烈的歡迎，又堅留我們住了一天，臨走時他還說願意來見師長。因此發生了這般特別困難，所以我們理今天才趕回來。」

黨科長很興奮地談着，師長聽了感到非常欣慰。

過了個星期曹志讓到政治部來找黨科長，談起了魏會長等他們去開善的事，經主任與師長會商後決定派一個副官會同宋幹事隨帶曹志讓去接衛會長來。

第三天下午四時的光景，政治部門口歇了七

頭牲口，還站着十幾個黃銅子裏頭的青年漢子，掛着大刀，背上還有一面寫着紅軍乾校會的小旗，無疑地這一定是衛會長來了，副官處就立刻準備了招待晚餐，梁團長亦在衛營洞內燒了大坑，當夜師長等陪着衛會長一邊飲酒，一邊談話，直到夜深靜寂，人倦酒醉，方始各自入睡。

第二天黎明以後，師長的小廚房就忙得宰羊殺雞，廚子們小心地做那拿手好菜，衛會長，李桂林副會長，周毓師等，起身後便趕着去參加政治部召集的各級長官和當地民衆代表等的聯歡會，會場中李師長已飭傳令兵來準備吃飯，這一頓飯直吃到賓主間酒醉飯飽，衛會長了騎了師部的四匹好馬帶了李師長給會總司令，趙軍長的信和隨從等浩浩蕩蕩地向着沙溝村進發。

後來口口口師部政治部還舉辦了一個紅衛會的幹部訓練班，予以政治訓練和軍事教育，這一來晉南的紅衛會多半數以上業已經由政工人員確實地掌握住了，從此以後可以與軍民合作的羣衆是更密切起來了，如整倉漢奸，偵探敵情，購運糧食等事得民衆的幫助不少。

#### 四、

這幾天來各地都聽說有紅衛會向敵人衝突的消息，經過天幹事去各處探聽，也祇知道是紅衛會要和敵人決裂了，而沒有說出一個詳細的經過或原因來。

這是一個春天的午間，溫暖的風兒，吹得人

心都興奮起來，口口口口圍的三個士兵押着一個漢奸嫌疑犯到政治部，董科長一看是個道地的莊稼漢，問了幾句便知道這是紅槍會會長派他送信來的，在他的身上取出了一封寫給李師長和白主任的信來（衛會長曾經再三叮囑是必須要到了政治部才能取出來。）董科長向來又被認做最精細的人，同時衛會長的字，董科長又看得很熟悉的，又經過許多人的判斷都證明了這確是衛會長的親筆，信內的大意是說：「決定在清明節的午時以後，發動紅槍會的會員去殺日本鬼子，在各縣城裏埋伏了許多內應，希望各軍駐軍在這一天同時向敵人進攻，可以把安邑，運城，聞喜，夏縣等地收復。」

白主任親自把這信送去給師長，和師長參謀長商量了好久，總覺得這件事不難使人完全相信，要是一百個的話，豈不是上了大當？結果一面答覆衛會長允許在紅槍會殺敵時予以協助，另一方面通令前線部隊在那一天須嚴密的戒備，更通暢的告知各友軍。

到清明那一天，天還沒有完全亮，砲聲響得非常厲害，根據經驗的判斷，這一定是鬼子進攻是無疑的，因此大家愈加懷疑衛會長的信上相約的事，說不定這還是一反間計呢？

從早到中午，砲聲不斷地轟轟亂響。戰士們靜候的心情有點不耐煩了，可是始終不見日本鬼子的動靜，由山頂遙望平地上的村莊，可以看見許許多多飄着紅綢子黃綢子掛大刀的紅槍會員

，他們排成各種規規的隊形，向敵人防地前進，這時候安運兩城也聞有槍聲，當他們迫近到被槍射擊以內時，鬼子的重機槍瘋狂般射擊，英勇的紅槍會會員，用衛會長的跑步迴避前進，對着鬼子用木柄手榴彈猛擲，當鬼子正要迫近鬼子的工事的時候，他們的首領曹志讓被擊倒了，大家便慌亂起來，紛紛發退，於是敵人又藉着炮火的掩護而追迫上來，在反攻的形勢下，安運就首當其衝，被一小隊（五十多個）鬼子兵衝進村裏來了。

村子裏的人，所有男女老幼請以為這次定可以得到大勝利的，零星稀少的日軍，一定經不起這猛烈的攻擊，想不到一下子日本鬼子就殺到他們的村子裏來了，大家慌慌忙忙地向山下奔逃，可去女人小孩和老人，就沒一個逃出來，野蠻的日本鬼子，遂男人便用刺刀殺戮，遇到女的就亂殺，紅槍會的會員被鬼子捉住，用綢子綁在樹上絞死。

哭，喊，慘叫，呼救的聲音混成一片，幾里之外都可以聽得很清楚。

這時候師長裏的電話機首先忙起來，接着二兩團的話機也隨後忙起來，堅決的突擊命令像響釘鐵鏈的同時降落在二十個連長的心坎上，每連挑選了八十個精壯健兒，一律輕裝前進，尤其是機槍射擊的步子快得如飛，沒有一個士兵不像奔着瘋魔一樣。

一千六百個健兒，分二十路同時向三個目的

地推進，一路上只聽得腳步聲，刺刀振動聲，連連擊的牲口喘息聲，砲彈轟轟的「咯洛！咯洛！」

過了軍家嶺，史家后溝，馮草，古城等地以後，就完全是一片平原，麥子已經長有半個人高，這種場合正是最好的掩蔽所在，弟兄們都各露出了一絲會意的微笑。

第一團一、二兩營，由張副團長率領，在安家溝四週的有利地形中設下了埋伏陣地，一路上所遇的向逃命底老百姓也全都跟着隊伍回來了，他們自動地來幫助軍隊運東西，帶路。使張副團長對於每一條可以進鬼子的小路，可以阻敵的深溝，都弄得非常清楚，所以一切配備都很週密和適當，許多年青的漢子，更進一步地要求張副團長道：

「我們都是大中華國的老百姓，都是男子漢大丈夫，一定要和這些野蠻不講理的鬼子兵，這些殺了我們父兄，奪去了我們妻女的惡強拚一下，否則就不能算是人養的！」

「對哪！我們要去向鬼子兵討還血債！」另一個又插嘴。

「請張副團長准我加入殺鬼子！」

「請張副團長給我們每人四個手榴彈！」

「請張副團長准我們打頭陣！」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的，把空氣弄得緊張極了，英勇果敢的張副團長便一答應了。看看手表離預定開始的時間還有半小時，各路都還沒有動靜。

# 漢奸的跳舞(續)

葉鼎洛

## 第二幕 買俊臣家

幕開時舞台全黑，買妻正在洗臉，買俊臣坐在一旁發呆嘆氣。

買：(嘆氣)唉！窮！窮！良正是死，反正是過不下去啦，不是炸死，也會輪殺死，不是殺死，也得愁死，不是愁死，也得餓死。

妻：你坐在那兒說些什麼？怎麼還不點燈？

買：幹嗎點那麼早？客人來不來還不定呢。

妻：沒有亮怎麼點粉呢？

買：唉！又得多耗多少油啊！

妻：一點兒亮都沒有，你教我怎麼擦粉呢？

買：又要熬油，又要搥粉。(找火柴)

妻：我這樣兒不擦粉能成嗎？我是過時的人啦！要不，汪旭初李子術還會打桂連的主意？他媽的，帶臉兒的葫蘆選根兒拔，我可是老了，給他們玩厭了，他們又該在桂連身上打主意了，可是桂連是從我肚子裏鑽出來的，不是買來的，要來的，我給人家作賤了半輩子，再不能做對不起女兒的事，就是他們要娶桂連，也得好好兒打發打發呀！

買：(仍然找火柴)

妻：你還不快點點燈！

買：你別急呀，怎麼這窗台上糊着的半盒火柴又叫誰偷了呢？

妻：我藏在裏邊兒床上呢。

買：(進去)這兒沒有呀！

妻：枕頭底下。

買：也沒有呀！

還三十分的等待，在戰士們的心上確實比三天還長；好容易才聽得山上的僕僕斯山砲，「轟」的一聲向敵人的陣地射擊起來，於是弟兄們便齊聲呼「殺」的向前衝去。

這時候，那些作惡多端的鬼子們，倒也有點可憐，他們在村子裏正想家姓口，運東西，燒房子，焚家具，點糧食的當兒，想不到莊家漢子會懷著手榴彈會撲到他們的身邊來。

「殺！殺！殺！」的叫聲愈來愈響。

「哇！哇！哇！」的爆炸聲也愈來愈密，

「啊！中國老爺餓命呀！」這是鬼子兵的慘呼。

由於軍民合作，同心協力破敵，不到二小時的功夫，就殺死了三十三個，添捉了四個，檢獲步槍四十一枝，輕機槍二枝，彈藥，以及水壺等類大批的戰利品。

在砲聲稀疎直至槍聲全止的時晚，那已經夜色朦朧了，各路突擊部隊都收到了美滿的戰果，在歡笑的凱歌聲中返往原來的防地，老百姓也都忙著運戰利品，埋放屍體而忘却了去料理他們的被鬼子蹂躪過的家園。

第二天的穆家山上熱鬧地舉行軍民親熱聯歡大會，老百姓抬了豬肉，牛肉，羊肉，雞，花生，高粱，上面還用紅紙蓋着，敲着鑼來勞軍，政治部的工作人員演說，衛會長也用了頂有力的山西土腔向民衆演說，溝山溝谷響着熱烈的歡笑聲。

中條山上的軍民合作一天比一天更親密起來，整個的團結檢閱鐵一班的堅強，準備着更猛烈的血戰。



妻：真沒有用，我再對你說一遍：在床上枕頭旁邊靠牆的那一頭褥子墊兒裏頭呢。

買：哦！有了，你真仔細，（出來點燈，擦火柴）。唉！連幾根火柴都怕人家偷去了（一不小心，火滅了。）他媽的，逼你也欺負我了（又擦一根又滅）媽的，今天真是什麼日子，我在那兒見鬼了，人倒惹連風都跟我搗亂了！

妻：聽你這塊調料，精屈了兩根洋火，燈沒滾有點着！

買：（掉燈）媽的，你來點！

妻：（點燈也不燃）怎麼回事？

買：你也是點不着，還是再來點罷！（仍不燃）他媽的！

妻：（夫妻同聲協調）他媽的，我就不信點不着你這燈！（同點燈仍不燃）

妻：哦，別是沒油了！

買：對了，這不還是那天同上房金田家借了一毛錢打的一兩油嗎？已經點了十來天啦！還不該點完嗎？

妻：那，那兒成呢！一會兒人來，總得有個亮子呀，你趕快到上房金田那兒去借一點兒吧！

買：還向他借？他不通咱們的房錢就算好了！

妻：那怎麼辦呢？

買：你叫我怎麼辦呢？

妻：你叫我怎麼辦呢？（插燈）哦，誰說沒有油，這裏面還有半下子油呢！

買：半下子油怎麼點不着！

妻：燈心短，够不着油啦！

買：哦，難怪，我說怎麼會沒有油呢！這十來天因為沒有人來，根本就沒有點！要有油就許辦啦！倒一點兒水進去，不是油就漂上來了嗎？

（取茶壺倒水入燈，打算點燈）可是火柴只剩下這一根了。

妻：得了罷！就那一根火柴，你讓我來割罷，隨你那勁兒，窮得手都發抖

呢，還配點燈嗎？

妻：（打算擦火柴）這會兒可不讓他滅了！

買：（稱告）天靈靈，地靈靈，這根火柴再點不着可算我的命啦，看！

看！哦！着了！

妻：去你的罷！別站在這兒現眼啦，我真是倒了八輩子霉，才總了你，你這翻男人，連點燈都點不着，還在這兒叨叨，看你這中什麼用？

買：你總不能說我連一點用都沒有啊！擦桌子，掃地，要是朋友來了，買鹽，倒茶，叫菜，打酒，那一種不都用着我？你能說我沒有一點

買：用！

妻：哼！還厚着脸皮說哪！難為你怎麼披了這張人皮，人家都不說「嫁漢穿衣吃飯」，只有你顛倒過來，還靠我養活。

買：好啦！好啦！你別說成不成？你趕緊擦粉吧！

妻：（又去擦粉）擦粉？噫！人家要是不來，把臉擦得跟賣球一樣也沒有用！

買：啊！你去請李胖子，他怎麼說的？

妻：我正好想問你，你去請汪旭初他來不來呀？

買：我看他那樣子，不見得就會來，不用說問他借錢了。

妻：怎麼汪旭初也不來嗎？

買：啊！難道說李胖子也不來嗎？

妻：可不是，我看他那樣子也不見得就會來。

買：那好，我還點這窮燈幹什麼，我還當汪旭初不來，李胖子會來的嗎？

（他在方桌的一旁坐下）

妻：好！兩個都不來，那咱們今早晚上等着挨餓罷！

買：（仍坐着，轉過臉來罵他）看你多有用，請個人也請不來，

買：你請的人可也沒有來啊！

妻：（氣極）他媽的，有錢的人都一撥，這年頭兒越有錢越不肯照顧窮人，咱們活該餓死的！

買：我看他們都是桂蓮這孩子別扭，依我說，還不如叫孩子出來，再問問她，她到底願意嫁給誰呢？

妻：那你只管去問呀！

買：（他悶地立起走到桂蓮門口）桂蓮！（見不答，又回頭對妻）你聽她

不答應我！

妻：我對你說罷；我昨天又問了她一晚，看她那樣子，是不會答應的。

買：這孩子怎麼這麼別扭呢！我看早先原不是這麼別扭的，都是你的主意要叫他上幾年學，還老費把她的信心大了，本來像咱們窮人家的孩子，拿什麼書呢？

妻：你還給我過來說，你瞧，你這死心眼兒，你（站起來，命地）明明知道人家瞧着咱們沒有辦法，才打桂蓮的主意。你這麼說，那就剛好上他們的套。你也不想桂蓮不是和我一樣的，我說給人家，也不是這麼隨便擺佈的。也得明媒正娶像個樣兒，再說桂蓮只是一個人，咱們許了汪旭初，許不了李子衡，許了李子衡，許不了汪旭初。這事頭短不了要得罪一個人，這事你也得想想呀！

買：（自以為聰明）我看這倒不要緊，得罪一個人總比得罪兩個人好，只要桂蓮答應一個人，咱們就好辦哪，依我說，李胖子雖然早先幹過公安局長，手裏不見得有錢，他那女人又是名聲赫赫，汪旭初是有錢的，並且在咱們這兒花錢也很漂亮，他那女人是姑娘出身，算不了正經太太，咱們把桂蓮給了他，他也不再見得虧負了咱們，要說媒人，他托上層的金山來和我們提過幾次，這也不算明媒正娶了嗎？

妻：你這還包，你偏有這些好主意，你更知道，這年頭兒，那兒還有好人，上腳的金山是和他們一起的，他一個幹偵探隊的，又是什麼好貨，你看他逼咱們的房子錢款，那個樣子，說不定他還要在這裏邊落錢呢！再說這時勢，誰還按什麼好心，就說金山，他那孩子正寬，平常就愛和桂蓮談這道理，談那個道理，這幾天更是成天談談毛的趁咱們不在，攛掇桂蓮說些話，所以這幾天我就不叫桂蓮出去哪。

買：我看正寬倒是規矩的，他和桂蓮講的都不過是字兒上的話。妻：哼！你反正瞎往外邊尋，光會幫着人家說好話。

買：那依你說這日子怎麼過呢！朋友們又靠不定會來，眼看將日本鬼子快打來了，有錢的都逃走，咱們連一個錢也不進，吃的都沒有，這那兒挨得過去，就說咱們挨得過，奶奶又病成那個樣子，即就不吃東西，也得喝點湯水呀！看那樣子說不定明天就會一伸腿。那不更是飢荒嗎？

妻：這也只能各人任命啦，碰着這種事頭，咱們也是活過了今天，或許不過明天的，餓死那種樣子，一個炸彈就吓唬了的，還不如早點死了倒還算得有福氣哪！要說餓死，咱們反正是飢荒啦！

買：（長嘆）唉！這都是因爲窮！這時局真把咱們窮人逼死了，我想早晚是一死，還不如找個地方去跳河！

（李子衡，很肥胖，中服，穿着外套）。

買：（見李如獲至寶）啊！李局長來啦，這可是吉星高照了！

（趕緊給他脫外套）。

妻：（趕緊重新去擦粉，風塵地用手指李）老天爺老李！我當你不會來了呢！

李：想！俊臣！（用手杖打俊臣的頭，笑）我一進來就聽見你在這兒生氣，恨不得你居然也會生氣，你到底生什麼氣呀？

買：（摸摸頭把外套掛到牆上去）噫！李局長你開玩笑，我那兒會氣！

妻：老李！你不知道這一家人有一家人的難處。（對買）俊臣，你還不趕緊給李局長沖壺茶去！

買：唔，咱們不單連沖茶的錢都沒有了嗎？

李：（他很了解他們平常總是撒謊的）你們也真窮得可以，（摸出皮包，慢慢地取出一元紙幣）這兒拿一塊錢去！

妻：（趕緊搶似的接了錢，給俊臣）對了，李局長給一塊錢。

買：（趕緊搶笑）一塊錢够沖茶的了。（李局長就走了）



李：（叫住他）喂，你別走，（轉過臉來對賈妻）桂蓮的媽！我是很忙，你剛才只是死求白欺地要我到你這來，可是我問你桂蓮的事，你到底答應不答應呢？

妻：你坐下罷！怎麼一進門來就提這個呢？

李：怎麼？你當我和你開玩笑嗎？我多少次和你談桂蓮的事，你總不給我答覆，我近來忙得很，這會兒也不能在這裏坐，你今天總得給我一個回答啦！

妻：（拉長聲響）李局長！不是我們不回答你，實在我們高攀不上！

李：（站起來）那末好罷，（對賈）我也不用喝茶了，你那一塊錢給了我，我要走了！

賈：（趕緊走過來）李局長不用生氣，這事你聽我說。

李：（大聲）你還會說什麼，你給我錢罷。（搶了那一塊錢就去取外套）

妻：（趕緊追過去搶了他的外套）老李，我說你幹嗎偏要在這兒使這份兒脾氣，裝這份兒窮，你不怕人家譏笑話嗎？

李：你不要講我，我還有事兒！

妻：老李！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李：你先不講朋友哩！

妻：你不要生氣，桂蓮的事咱們可以商量。

李：我沒有那個耐性，你把外套給我。

妻：不行，你今天無論如何要借幾個錢給我。

李：我沒有錢！

妻：（笑）等我換換你的口袋。（打算摸外套口袋）

李：你拿過來吧！（趁勢搶了那外套，幾乎掙倒她，向外便走。）

（汪上）瘦得很高，也穿著華麗，兩人擁抱往外套，在門口遇見了。

李：啊！旭初。

汪：子衡，你叫我好找，你果然到這兒來了，你真急！我到你家裏去，你太太說到商會去了，我到商會去，商會會長張伯洪又說你剛走，我想

，你許是到這兒來了。原來果然在這兒。

李：咳！我是在家裏等了半天，後來到商會去，你又沒有去，我想你許會到這兒來，所以就倒這兒來等你，你不是果然來了嗎！

汪：那不用提了，彼此都忙裏偷閑，咱們就在這兒談談罷。

（賈夫妻兩個去接他們的外套）

賈：可不是，我說李局長不要走，旭初也上這來了，我說你們兩位輕的就不上這兒來，今兒是個好日子，兩位碰在一起，該在這兒多談一會兒心了。（他們去掛了外套）

妻：（對汪）旭初，我看你拉着李局長，再湊兩個朋友，就在這兒打一場牌吧！

汪：（對妻）你忙什麼，這會兒我要和李局長，談幾句心，不用你們在這兒招呼，崧和俊直上外灘走會兒，打牌的事回頭再說（夫妻無言相對）

妻：（對汪）今天怎麼啦，你也是這個勁兒！

汪：（很急燥）你不用管，我們想怎麼辦就怎麼辦，現在要你們出去一會兒。

妻：老天爺！我就這三間房，你叫我們上那兒去呢？

汪：你們不館上門口兒去站一會兒嗎！

賈：（對妻）好罷，咱們就到奶奶屋子裏去坐一會兒，也該看看奶奶的病怎麼變了。

妻：你去看你媽去罷，我寧可到門口去站一會兒。（買下）

妻：可是旭初，你可不能走，你今兒晚上務必給我想想法子。

汪：我知道。（買妻下）

汪：這可就消靜了，不知道什麼原故，我近來看這女人越看越討厭。

李：我也這樣，我看她越來越難看啦！

汪：這是什麼道理？

李：我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

汪：(汪去開了門)可是咱們談咱們的區區，剛才鈴木木吉在我那兒說：「皇軍」說不定今天就能進城，所以我趕趕緊來找你，看咱們維持會的事兒，裏面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李：這，我早已一切接洽妥當了啦，你找老花，金田，咱們這幾個自己人，其餘的人也都在我那兒簽了名，那兒還會有什麼問題，回頭我再和老花說一聲就是啦。

汪：關於歡迎「皇軍」進城的事怎麼辦了呢？

李：這也已經沒有問題了，商會會長張伯派也早已準備好了，祇要這兒一退，就可以掛旗放炮，開歡迎會啦。

汪：那好啦，咱們這是大功告成。

李：可是一樣，起初，我心裏總還有點不放心，咱們來維持這局面是當當有把握的，不過在咱們上頭的總是他媽的日本人，我就怕鬧得不好，他舉挑眼兒。

汪：那，子衡你放心，這決不能，老花和我是多年的朋友，我這會兒和鈴木吉三的關係又拉得很好，有我在裏邊，這是決不會有錯的。

李：那以後這兒是我們的世界上，這一變過來，我主持維持會，你就可以設立一個總號，到時候我把攝政界，你把握商界，咱們再請誰辦一個報，再辦一個學校，這一來，不用說咱們算是對那些強鬼霸道的新人報了仇，還怕他媽的日本人嗎！

汪：你這主意真好極了，所以我一直佩服你老兄是個做大業的人，我是個電軍醫出身的，真沒有想到這，可是鬧了半天，怎麼不見桂蓮呢！

李：怎麼，你惹着桂蓮？

汪：我覺得這孩子挺有意思，剛才我逃來，外面又沒有見她，這兒也不見，多半藏在房裏了。

(汪到左室去看，李到右室去看。)

汪：(走到那門口)啊！桂蓮，你果然藏在這兒，你知道我來了也不出來，你不用藏在那兒了，你出來，去叫你媽進來吧。(桂在內不語)

李：(也走過去)桂蓮，你知道我李胖子來了，你也該出來說說話兒啊！

(桂仍不語)

汪：這孩子真有個別扭勁兒。

李：桂蓮，你怎麼不來，我可就進來啦。

桂：(出來憤憤地)出來就出來，你們不是老虎難選還怕你們吃了我！

李：(攔住她細看)真是越長越漂亮，比你媽年輕的時候強多了！

汪：呢，你別和這開玩笑，談他他媽去。

(桂下)

李：(瞥桂後影)這孩子可真俏皮，這塊骨肉還不知道要落到誰手裏呢？

汪：(得意地)哈哈，我想大概不致落到外人手裏吧！

李：那也不見得！我說，我就沒有這個願。

汪：你沒有這個願，可是不管說別人也沒這個願呀！

李：那麼你能說你有這個願？

汪：不敢！那也說不定。

李：怎麼着？你這裏頭有鬼。

汪：不多，有一點鬼！

李：那不行！你得告訴我！

汪：告訴你也沒有關係，老實對你說了罷！我這這小妮子已經打了很久主意了，看模樣兒七八分是我手裏的貨啦。

李：那只是沒有這麼容易，他們不見嗎？就會給你！

汪：他不答應我，回頭你瞧，我不信要娶桂蓮這麼個女孩子都辦不到。

(買妻上)

妻：好啦，你們話也說完啦，我在門口風也吹够啦，你們該給我辦事啦！

汪：什麼事都好辦，可是我得和你說道個：桂蓮的事我早就託王隊長和你提過了，今天你得當面對我說，咱們什麼時候辦喜事呢？

妻：起初，我不是對王隊長說過麼，這事要桂蓮自己答應，這孩子別扭得

很，總得慢慢兒哄着勸說呀！

汪：怎麼，還得慢慢兒，我知道這準是你搗鬼！

妻：嗚，起初！這是你自己心眼兒多，別說我們這多年朋友，就是素來不相識，像我們這樣兒的人家，能把孩子給你們（指汪李二人）這樣兒的人家當太太，真是我們的造化，怎麼我們會不願意呢？

汪：那麼你爲什麼到今天還是推托？

妻：嗚！我的老先生！還不是那句話嗎？只因爲桂蓮自己說，小人家小戶的怕着有預備兒福氣，高低不肯答應，這叫我們也沒有法兒呀！

李：（對汪）你瞧這兒不見得有把握罷，她怎麼會答應你呢！

妻：唉，李局長，你也預備兒福，別緊着叫我爲難罷！

汪：（惱成怒）我不問這些，今天你答應也得答應，不答應也得答應，金田就是媒人，回頭我叫人送個帖子來。

妻：那，起初你可不能這樣說，你也該知道這這份兒苦處，桂蓮到底不和我一樣，這事無論如何得慢慢兒商量。

汪：什麼！桂蓮不和你一樣，我托金田來提這事，這兒兒算是明媒正娶，你一次不答應，兩次不答應，明明是不願意，他媽的你想起！我這幾年在你這兒花了多少錢，又供養到桂蓮小學畢了業，你還會見死不認我姓汪的，可是我告訴你，我姓汪的素來就是這個脾氣，想辦什麼事沒有辦不成的。你等閒吧，我可沒有工夫給你打牌（對李）老李咱們

走！

買：（買金上）啊！汪先生，你可千萬別生氣，他娘兒們不會說話，咱們好雞不跟狗鬥，好男不跟女鬥。

汪：（聽不慣這話）你什麼東西，龜來說話，給我滾到那邊兒去！

（王金田上）

王：（見李）啊！李局長也在這兒，我剛回來，聽見兒兒鬧鬧，起初！你輕重不來，今兒什麼事兒冒這麼大的火？

汪：什麼事！就是桂蓮的事！你聽，我托你給他們提，他不答應，我當面問他，他還是推托；你們都知道，李局長不說，我在這地方就從來沒

有兩貨過他們，這會兒爲了沒有孩子，想娶他桂蓮，托你做個媒，又不打算白娶他閨女，他做這麼進三阻四的，幫着架槓子，我知道他短不了是想拿我幾個錢，可是你他媽的在我姓汪的這兒拿價錢，不是忘恩負義，叫人傷心嗎？

王：呢，起初你不用傷心！這事兒我有辦法，剛才在你那兒咱們着念的那一宗事兒，我還會兒正想這個人了。（對李）李局長！這幾天你

也修果的兒，我不咱們到我那兒去燒幾口煙，歇一歇罷！

李：好！那末你趕緊先給起初燒上幾口煙讓他消消氣，我馬上就來。

（汪王同下）

李：（對買妻）哈哈！我說你們怎麼不答應我呢！原來這裏面還有這一手。可是你瞧姓汪的桂蓮沒有嫁給他，就是這個動兒，要是你一給他，這一份兒罪就够桂蓮受的了，我看你還不如趁早答應我姓李的，我又

是和我那女人不對的，我一不高興也許就和她離了婚，說什麼頭房二房，姓汪的他家裏不明擺着那個窩子裏出來的太太嗎？我知道他也許比我多幾個錢，可是他有的錢不如我有勁啊！

（王金田上）

王：李局長！你趕緊出去罷！你太太打發人找到那兒，說是一個姓花的毒你公館裏等着你，我想這準是老花找你，你趕緊回去罷！

李：那末你們斟酌斟酌（李急下）

妻：王隊長！起初今兒生這股大的氣，你總得勸解勸解！

王：（板起臉，不願情面。）你不用說這話，我有我的穩處，我這會兒就知避開你們要房錢！

買：唉！王隊長，你聽我們家裏是這個樣子，不是我不願意給，實在沒有法子給，我那天不是想幫着你的房錢呀！

王：你這話說了，多少遍了不說房錢，就是你借我的錢還沒有還呢，你臉皮我知道，你不要僅在我面前打過門，今天你無論如何都得給我，沒有許多精神和你吵架。

妻：我們沒有什麼辦法呢！

（王正寬上，他見了父親想說話。）

王：（見了兒子）唔！你不夫醫院裏做事，到這兒來幹什麼？

正：爸爸請你出去一會兒！

王：什麼？你要請我出去，你居然也來指揮我！

正：爸爸我有話和你說呢！

王：你還有話對我說？剛才你先生還說你，這會兒他在上房，有話咱們回

顧好好兒說！（對賢）俊臣！反正你這房錢，沒有也得有，你今兒賣

孩子也得給我！今天再不給我，你們一家都給我滾出去。

妻：隊長你說這話！別的不說，那屋子裏還攔着病人哪！

王：我管你什麼病人不病人，少的一家老小還在河北呢。

買：你叫我們上那兒去呢？

王：（去扭俊臣）我叫你滾，你城裏有的是大梅小巷，公家的地皮，一個

餽子兒不花的，你只管去住呀！

正：（看不過去）爸爸！你不能這樣壓迫窮人，他雖然該我們的房錢，也

是出於無奈，我們不能這樣過分逼迫他，況且這個時候，我們正應該

大家一致團結，不應該彼此爲了幾個房錢就衝突起來。

王：（對子）呢！我好容易供養你高中畢業，你倒會幫着人家來咬文字兒

錢，你難道不知道我現在不是在公安局做事的時候，給咱欠上幾個月房

錢可以滿不在乎，這會兒咱們就憑這房錢吃飯的；況且因爲這打仗

鬧得我七八糟的，我先叫人把你媽和奶奶送到河北去了，這會兒又

叫富裕去接咱們回來，已經積攢了我多少錢，這一來，短不了開消又

大了，不都是要錢嗎？

買：王隊長！我知你難，可是你們多少總比我強一點呀！

王：你不用說我也知道，你是想趁這個時局打不給房錢的主義，可是錢

告訴你，就別想，就是日本八來了你也少不了我的房錢。

正：爸爸，你聽我說，你做的許多事於你都不好！

王：啊！你說我不該問人家要房錢！

正：不是，爸爸！我說你不能和汪旭初李子衡來注。

王：怎麼？咱們二個是你的先生，一個是我的上司，你居然是汪旭初李子

衡的，你那兒知道這個時局，我是爲着你們，爲着咱們一家人，不能不

仗人家的力量弄幾個錢，等富裕和你媽你奶奶一回來，有點錢也許咱

們到別處，我知道你是無事忙，我在這兒操心，你儘給我找風子，我

叫你給我到上房去，這房錢我今兒是非要不可的。

買：（無奈）王隊長！就是今天給，也得讓我想想辦法，我現在一個錢也沒

有呀！

王：你不要給我搗麻煩，他媽的，不說房錢，就是桂蓮的事，你也給我丟

了幾大臉，我台着這房錢不要，你們趕緊給我預備滾，我現在就到街

長那兒去。（急下）

正：爸爸，你不能這樣子，我要和你說哪！（追下）

買：你聽，這會兒你還有什麼生意呢？

妻：那就沒法兒啦，只好依着你和桂蓮商量啦！

桂：（害怕的上）媽，我可，敢陪着奶奶了，他挺着頸子，張着嘴，我可

怕死啦！

妻：孩子，那有什麼怕的，你來，你爸爸正要和你說話呢！

（桂蓮已知道要說什麼話，愁眉苦臉的，）

買：（對妻）你對我說吧，我是見孩子也怕了。

妻：我可沒法兒跟她說，你對她說吧！

買：那末桂蓮你過來，我對你……家裏的情形你也知道，這會兒咱們餓的

餓着，病的病着，吃的沒有，房子也快住不成了，除了和妳商量還有

別法，還是那個話，我也不願你餓個窮小子，差不多的人家又不要我

們，現在只有汪旭初李子衡兩個人打算娶你，這兩人在我們家裏當

來當官的，你到這願意嫁給誰，你不要叫我們做老的爲難，你說一下

子吧！

桂：(苦衷賡險)爸爸你這話是白說，他兩個都有女人，我情願家個要做，死也不能給人家當小婆子。

妻：噯，傻丫頭，這有什麼關係呢！這年頭還講究什麼大婆小婆的，像你媽我，成天三朋四友的天天給人家當小婆，也沒有見人家小看我到那兒去，他媽的，這年頭有錢才能講論，沒錢講他媽的！

買：是呀！聽你媽說的多有理，兼得這個道理才能算開通人呢，你瞧，多少有錢的鴉門的大婆，都翻翻裏受罪，當小老婆的都是整天的在城裏吃唱玩樂，看電影，坐汽車，手裏還把着多少的錢，這年頭及過來啦！想當大婆才真是傻瓜呢！

桂：呀！對了，這年頭真是反過來了，人家都是女人靠攏丈夫，孩子靠攏爸爸，只有你吃乾了老婆又想吃孩子。

買：噯！吃乾了老婆，又吃孩子，這是你我的命！

桂：可是，我命裏就不能結人家當小老婆。

買：啊！我這根買錢的女人倒生出你這樣不孝順的孩子。

桂：呀！我也沒有見過像你爭氣的父親。

買：混蛋！你別跟我胡扯，你到底答應不答應？

桂：我寧可死，也不答應的。

買：他媽的，不答應也得答應。(揪住桂連)

妻：俊臣，你別打她，女孩家使扭性總是有的，你讓她想一想，回頭也許她會答應。(推開俊臣見桂連哭)孩子！別再使性啦！你總不能看着我們老兩口活活地餓死吧！就不說我們兩口，爲了你自己，你總不能早點嫁人好呀！

桂：(把母親一推大哭着)媽！不要說啦，(急跑)讓我死吧！我跳井去！(妻去追桂連)

妻：啊！孩子！孩子！

買：你不用跳井，還是我死了吧！(去拿刀)

妻：(一手拉住女兒，一手拿刀)俊臣！

(桂連見父狀亦甚慘，到桌上痛哭，俊臣如夢方醒，看看女兒想了一想，不禁流下眼淚，急急跑到女兒身旁)。

買：孩子！你也知道爸爸，我也不是甘心情願逼着你做人家小老婆呀，實在因爲家裏邊已經到了這種樣子，日本鬼子就要殺來啦！有錢的人都逃的逃，躲的躲，剩下咱們這樣的，不但沒法逃，還該着人家的賬，短人家的房錢，連吃的都沒有，想辦法弄不到一個錢，你要不再委曲一點，一家子不就覺得硬着餓死嗎？乖兒，你念着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女兒，再念着咱們是窮人，沒法兒講論面，好孩子，你答應了吧！

(買妻在一旁拭淚)

桂：(哭聲)！爸爸呀！……

妻：俊臣，不要哭啦！讓桂連過去歇歇吧！

(扶着女兒進去)

買：(嘆氣)唉！

(買妻上)

買：我看不必要等她答應，索性依着我的主義，許給李子衡不如許給汪旭初，金田就是媒人，我去請他們來，自然什麼話都好說了。(買欲下妻

跟下說)

妻：我說你還是看舅奶奶去，等我請他們吧！(夫妻同下)

(桂連拿着繩子出來，想上吊)

正：(正寬上，急奪其繩。)桂連！你幹什麼！

桂：正寬！我也沒有法兒說，你們也管不了，我現在除了死沒有路！

正：噯！你真胡鬧！你這那兒還嫌個青年女性呢？

桂：正寬！你！肚子學問，也只是空口說白話，救不了我的苦難！

正：我知道你們是爲了幾個房錢，可是這那兒用得着尋死覓活的，可以想

法子呀！

桂：還有什麼法子想，都因爲我那不爭氣的父親現在他索性逼着我給姓汪

正：(扶住桂連)

桂：(哭着)

正：(扶着桂連)

的當小老婆啦！

正：逼你給姓汪的當小老婆？

桂：可不是他們已經去請那王八蛋了嗎？

正：（震機一動）可是我到覺得這事兒很好，你不用這麼別扭！

桂：怎麼，正寬！連你也這麼說，怪不得我媽常說這年頭，人心都變了呢！

！你們大學生，成天和我講這個道理，講那個道理，還會兒倒反也幫

着勸我給人家當小老婆（氣上來）他媽的，我早就覺着什麼父啦，母

啦，也是假的，像我這柳的，反正是一條窮命，我固已找汪旭初王八

蛋和他拚了。（欲走）

正：（攔住）唔！桂蓮我可不是那個意思！（去關好門）

正：（機警地）老實對你說了罷，我早已加入游擊隊，這幾天我偵察出汪

旭初是漢奸。

桂：你叫我嫁給漢奸！

正：你聽我說哪！（向桂耳語，桂的眉度因正耳語之誘慢，而逐漸變更了

哪！）這樣你並不能算是嫁給他，你爲我們出力，你是像給了中華民族

桂：這……

正：我看你還是不不要臉罷！

桂：可是他既是個漢奸我怎麼能給一個當漢奸的做小老婆呢？

正：不用想，事情急得很，爲了你自己，爲了你父母，爲了我們的國家和

民族，你應該這樣做！

桂：好罷，四圍我就答應他，先要他二百塊錢。

正：他一定會給你的，（門外人聲）你趕緊回你那屋裏去。

（桂重鑰入房，正一人不及走）汪王上，桂蓮在後跟着。）

汪：（見正吃醋）怎麼？你還不到醫院去！在這私人人家女孩子打擾！

正：我正在對桂蓮說，等吃先生的喜酒呢！

汪：你這個東西！

王：我的祖宗爺！你給我頓德，叫我生氣，別叫王先生生氣，你趕緊愛吧！

！汪：（對桂蓮）你現在又把我拉到這兒來，有什麼話快點說，我還有事

兒呢！

妻：這事包在我身上，桂蓮不答應，也得答。

汪：要是他不答應，你怎麼辦？

桂：（從房裏衝出）誰說我不答應呢？旭初你不要生氣，也不要聽我媽胡

說，你要知道我不是別扭，我是要試你的心，其實你常到我們家裏來，

我心裏早愛上你哪！

妻：啊！

汪：唔！

妻：（對汪）旭初！你瞧，這孩子不定變過來了嗎？

王：桂蓮，可真是瘋婆心靈了，

桂：你真愛我？哈哈哈哈哈！

妻：（媚態百出）這有什麼假的呢？我現在只想立刻到你家裏去。

妻：可不是。桂蓮就是這個古怪脾氣，從小就這樣，說別扭，誰也拗不過

她，說開通，誰也擋不住她，上了幾年學，心思格外靈巧了，連我也說

她不過，是人都說他有造化的，年頭裏算命說她是個什麼金星照地，

命中缺水，要配個命中帶水的人才合式呢！我說旭初，我不配識字，

可也也知道你那汪子兒不是三點水兒嗎？這可真是說齊了，王隊長知

道她能爲能算，雖不說第一是奇主意，有把握過日子的話，東西一斷

都不會拋棄，要說管錢，那是比保險箱還穩當，會着旭初你的精明，

你別小心，你那能幹勁兒，要是一年半載，生個孩子，那不用說，旭

初，靠着你的福氣，規子的造化我這做老頭的，咱們又是老朋友，王騰

長是自己人，你瞧，這還難說嗎？

桂：媽媽你不要胡說了，旭初不聽這話。

汪：你真懂得我啊！

桂：當然哪！

汪：一點兒不假！

桂：自然哪！

汪：（忽然變臉）可是我現在不要你了！（桂吃驚，退了幾步）

妻：（吃驚）啊！旭初！

汪：（對桂）你別虛情假義了，你剛才還是那個樣子的，要變也不會這麼快，你別以為我姓汪的是個傻子，三句謊湯就會糊塗的，你這一點兒小把戲玩不著我！——告訴你吧，就是你答應我姓汪的也不要了！

買：（倉皇而上）旭初你可不能這樣，剛才你說我們不願意，生那麼大的氣，這會子我們好容易把孩子說過來，你又變了，這你是成心和我們爲難了。

汪：我就是這副脾氣，早先她總是別扭，我越想學她，這會兒她這變一變，我可也就不想學她啦。

妻：旭初！女大十八變，我們也不知道攢她的心事，看模樣早先是她願意在心裏，這會子顧着到外面來了，你可不能怪她。

汪：你算了罷，哼！我姓汪的娶個女人也容易得很，有的是中學生，大學生，爲什麼要娶她呢！

買：旭初！我知道你還是生開才的氣，可是你千萬不用往旁處想，我先在你面前說這話，做咱們這樣的交情，只要能成親成，我和桂連媽媽這一對，也決不能和你面疏充長輩，再說桂連這孩子有什麼對不起你，你只管吐我們一臉。

汪：（不語）

買：（對王）王隊長，這會兒可又該勞你駕勸勸旭初了！

王：我這個媒已經做到家啦，剛才是你們不願意，這會兒是他們不願意，我還有什麼法子，我祇要你們嫁家！

買：旭初！你想我們已經說到這裏，你只當救濟我們，你在這叫我們爲難，我可要對你臉下了。

汪：要我答應，只要你給我辦一件事！

買：那容易，你要請什麼客，買什麼東西，我那次沒有給你辦到，只要你說得到，我就辦得到。

汪：王隊長會對你說！

王：（對買）你過來！（買過去，王附在他的耳朵低語移時）

買：（大驚失色）那不行，王隊長！呢！旭初！什麼事我都能辦，放火的事我辦不了！

妻：（疑）什麼？

買：你聽王隊長叫我到東城角上去放火！

桂：爸爸，這個事你做不得！

王：（掏出手槍指他們）他媽的你們嚷！

汪：（取出一疊鈔票對買）你不要叫喚，我對你說罷，只有你去辦了這件事，我們就是親戚，你並且也就是我們這維持會的委員，往後在這兒有我吃的飯，也就有你吃的飯，你聽，這是錢，金田是自己人，一切都不成問題，你要不願意辦這件事，那末金田——（目視金田）

王：哼！我話已經對你說出來了，你不去我也不能讓你好兒活著！

汪：你去不去？要去立刻去，其實事兒並不難辦，金田又會給你東西，也不用多大功夫，進去帶回，頂多兩個鐘頭就夠了。

買：（不語，沉思）

妻：那末你就去罷！

買：（半瘋地）我去！

汪：你去不去？

王：你去不去？

桂：爸爸！

王：你立刻就去，我們在這兒給你守著這家。

妻：可是旭初，我們今天實在從清早一直餓到這會兒了，你先給我點錢，買點麵饅他吃了東西再走！

汪：（給錢）這五毛錢你只管出去買點麵，可是他得先去辦事，回來吃飯！

妻：唉！(下)

賈：(無奈的決定)我去！

王：那末(舉臂)有東西！我那裏把這東西往裏邊一扔，在這櫃子的一端點上火，騎裏面一有聲音就成了，快去快回！

賈：(咬着牙)好，我去！(買下)

桂：爸爸！(欲追下)

汪：(搖搖掛票)唔，你已經是我的人啦，你上那兒去？回頭咱們就一塊兒上我那兒去嗎！

(花李舞上)

李：(驚怕地找入)正寬在這兒嗎？

汪：(驚)什麼事？你們找正寬！

花：了不得！你們還不知道，我們的事情全給正寬知道啦。剛才他要找到警備司令那兒去，我打了他三天，他的力氣又很大，我已經給他扭住，後來我一急，就你(對王)也在這裏面，他才一鬆手走了。(對汪)

當時你又不回家，(對王)又不知道你住在這裏，我急去找老李，等了半天，才等到老李，我們才找到這兒來，怎麼他們還沒有回來嗎？

汪：(對王急)這個東西，我聽他還是加紧了游擊隊！

王：(更着急)這孩子，他可真要我的命了，可是那怎麼辦呢？

花：怎麼辦？把他關起來，等皇軍進來了，好好得先打發他！

汪：他剛才在這兒，還會兒怕到醫院裏去了！

花：(對李)那末我們趕緊到醫院去，(花李下)

汪：(拉拉連)那末咱們也走罷，那兒才是你的家呢！

(汪拉桂下，王欲跟下，重回來，急的跺脚)

王：正寬這孩子，他媽的！(又想下去)

(劉富欲上，帶傷上)

劉：金田在這兒嗎？啊！金田……

王：啊！富裕，唔，你怎麼帶了傷，我家裏！

劉：(軟倒，金田去扶他坐下)金田，咱們那個村子已經給日本鬼子洗全

啦！那裏還有什麼村子，房子都給燒完了。

王：正寬的媽媽和他奶奶呢？

劉：村子裏遍地都是死人，拖把帶水、血肉模糊的，叫我到那兒去找他們呢？

王：啊！(暈倒)

劉：(叫)金田！金田！

###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除特約撰稿外，以下各欄均歡迎投稿。
  - 1. 文藝叢論
  - 2. 小說
  - 3. 報告
  - 4. 特寫
  - 5. 戲劇
  - 6. 詩歌
  - 7. 雜感
  - 8. 漫畫
  - 9. 木刻
  - 10. 讀者國地
  - 11. 讀者通訊
  - 12. 各地文藝通訊
- (二) 來稿以白話為主，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如係漫畫、木刻，請用黑墨繪寫清楚，以便製版。
- (三) 來稿請勿超過三千字。(特約者除外)
- (四) 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編者，請先聲明。
- (五) 稿件發表時，用何筆名，隨作者自便，但稿末須註明真姓名及詳細地址，以便通訊及匯寄稿費。
- (六) 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寄稿時，附有特別聲明，且附足郵票者，得將原稿退回。
- (七) 來稿登載後，每千字附致二元至六元，漫畫每幅，一元至四元酬金，但同時在報端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八) 來稿請寄西安香米園，德化里三十八號，新中國文化出版社黃河文藝月刊編輯部。





## 生產文學及其實踐

勝寒

### 一、文學的「抗戰建國」

當前中國文學的歷史任務，是用文學戰鬥的手段來實現「抗戰建國」的理想。從「抗戰」到「建國」的過程中，文學領域也有了新的路向：一面是實戰文學的內容，一面是生產建設的建國工作中選取新的題材。單純的戰爭文學，不夠表現和反映，更不夠推動當前這偉大時代的任務，已開始被人認為不容忽視的問題，由於太多太濶的公式化的「抗戰文學」的產生，戰爭文學的真正價值受到不小的影響。

這時代需要更大的推動力。這時代的人需要認識更多的東西；當單純的戰爭文學的範圍不滿足這種需要時候，「生產文學」這條新路出現了，它標示着走向抗戰建國的廣大天地，担负起文學的新的歷史任務。這條新路還祇像一支細流，在空谷間淙淙地流着，還沒能匯成巨流奔騰澎湃地湧向理想的大海。我們明白入海的江河，最初也不過是一條條渺小的溪水，因之，我們對於這條新路有希望，有信念，這條路上有的是廣大富厚的田園，往前走，我們可以望到一幅豐收的景象。

文學可以反映時代，推動時代，時代不會停留，文學也祇有順着歷史的道路無止息的向前，它絕不會有永遠不變的形式和永遠不變的內容。因此，當「抗戰建國」的號召發出，當抗戰形勢踏入新階段的時候，文學也必然地隨着時代演變的節拍踏上了新的道路。

文學要能創造現實，導之入於新的時代的。——現實的中國已步入科學的生產建設的時代，因之，建立生產文學的號召是正確的。

西里托曼在「關於高爾基的「文學論」」裏說：「藝術的企圖，在他

們下面演着科曼假說的功用，假說被藝術地加上基礎，向人們提供了認識的强有力的武器。」

生產文學便有着這種功用，它有抗戰建國的理想，向這時代的中國人民提供了認識的强有力的武器。

### 二、生產文學內容的積極性

如果說：戰爭文學是面的文學，那麼，生產文學在戰爭中應該是「立體化」的文學了。

生產文學填補了戰爭文學的單純化片面化的缺陷，它本身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根據生產建設的多面性與多樣性，題材的選擇上不應狹隘，不應偏廢；生產建設的多面性多線性尤其是積極性（積極性是生產文學的特點）如果被忽略，那便完全失掉了意義。

生產文學的寫作範疇：寫工廠也寫農村和農場，寫後方也寫前線，（前線不光打仗，也是有許多各種生產事業的。）寫集體也寫個人，寫生產合作社，工業試驗所，科學的發明，手工業的發展，新工具的使用，以至一切文化事業的生產都關；歌頌進步的光明面，也暴露退步和保守的黑暗面。但這裏必須注意，在暴露的主題的選擇上，和題材處理寫作方法上，特別小心，文學是燈塔，在黑暗裏指示光明；它不是漆料，黑的棺材固不必加以漂白，而白紙則更不應刷成黑色，在黑白不分的時代分開黑白，在黑暗與光明的交點抓住光明，這才生產文學的確實功用，它不能違背真理，不能抹殺現實，醜惡現實，和隱惡現實。現實是抗戰建國的革命時代，忠實於文學，忠實於時代的作家，在戰士與叛徒的分野上應知所選擇，不要

在客觀上執行了救探的任務，有意或無意地寫出民衆敵人所想要的東西。生產文學的主要內容是：農工業的遺產與增進，生產者的覺醒，生產方式的改進，生產力的提高與發展，藝術地說明戰前戰後生產部門種種不同現象；進步優點和缺點，生產建設，生產者與抗戰建國的關係。它不僅是報告，而且有着積極的批判作用。

生產文學對於主觀的表現方法，應該是從平凡的事實中反映進步，反映現實的特徵。這樣，雖然不可能產生「傳奇」式式的作品，但事實上也不需要「傳奇」，因為「生產」本身就是平凡事蹟。

文學是時代的產物，法捷耶夫的「毀滅」，維拉菲莫維奇的「鐵流」，都是在當時的砲火中，千鈞百鍊，隨血寫成的；蘇聯革命成功後，歌頌五年計劃的文學飛速成長起來，在集體化，工業化的現實之下建立規模，造成文學的劃期轉變，奠定了積極作用的基礎。（前一時期的文學作用是阻礙多於歌頌的。）這些偉大作品的產生，是很自然地配合着適應着它所屬的時代的，而我們抗戰建國的現時代產生的生產文學，則應以「抗戰建國」為全部內容，特別強調生產的特質及其積極意味。否則，現時代的生產文學，假如沒有它特定的積極性的內容，那麼，戰前描寫農村工廠的作品已不在少，不必待今日的號召了。

當前生產文學的內容不同於戰前農村工廠的文學作品的，就在歌頌成分多於阻礙成分，建設重於破壞的積極性。

### 三、生產文學的實踐問題

抗戰的重心點在前線，建國的重心點在後方，我們號召生產文學，就是要求後方作家多多用文學手腕反映後方生產建設的偉大工作，我們絕不反對寫前線，而是反對沒上過前線的人寫前線；要寫作，最好先體驗透澈，至少先得觀察清楚，「寫你所熟知的東西」！如果文學的寫作違反了這個法則，作品便毫無價值可言，後方的人絕對不會熟知前線的，但他對後方却有熟知的可能，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生產建設的題材，不但是遍佈於後方嗎？作家們為什麼要放棄自己熟知的東西，俯拾即是的話材，而去憑

着玄想虛構，製造自己也不明白的人云亦云千篇一律的抗戰八股呢？與現實生活隔離，沒有內容，沒有血肉和生命的文學作品，絕對沒有前途，沒有存在價值，那麼，後方作家寫前線的戰爭文學作品，可以說是對文學不忠實，而且簡直是不可饒恕的浪費！

因為「抗戰建國」同時進行，所以這時代的作家不僅要上前線去寫前線，而且要分散在後方來寫後方，要前線後方同時進行甚至後方重於前線，因為不能待個人都上前線，所以不能每篇文學作品都與後方絕緣！但這並不就是說反映前線抗戰的戰爭文學無用，而是說注重前線同時也注重後方；單純反映前線抗戰的戰爭文學，將因後方生產建設的文學作品的豐收而得到有力的支援與保證，得能配合着相輔發展。

抗戰中文學的價值，祇有這樣才能得到正確的估計。

生產文學的實踐問題，我們已經獲得了如上的概念。但是它的發展，我們認為還需要兩個起碼的條件，第一是充實作家休養，第二是培植生產部門中的文藝通訊員和新的作家。

關於充實修養第一點是科學知識，需要足夠瞭解問題認識對象的工業，物理，化學，工程等等知識和經驗。第二點是實際的觀察和體驗；深入現實，理解現實，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從事生產文學的作家，應當在自巴最熟悉的生產部門中觀察和體驗，在實際體驗中汲取新題材。第三點是平凡堅忍的作風；生產本身是平凡的事蹟，生產文學的寫作也祇是把典型的事實用藝術的手法加以具體化形象化了。作家必須耐心地堅毅地取材，找對象。

關於發展通訊員和培植新作家問題：在工廠，農村，碼頭，生產合作社，專門學校，化驗所，探險隊，調查團，以及一切生活接觸中吸收，培植文藝通訊員和新的作家。他們根據學術基礎和實際經驗寫出的作品，一定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最大的真實性。

由於生產建設的分散，現有作家不敷分配，因此，我對於生產文學的實踐問題，是主張作家分散就地發展的！



# 送溫暖到前線

高天

在百萬軍毯運動號召下的一個角落——

太陽露出發光的笑臉，秋空和大地在交射着暖流，工業合作事務所門前照例有人的潮湧着，人們用熱烈而焦灼的表情，擁擠在曾經是一個旅館的深長的院子裏，向事務所職員們伸出手來，他們要勞動，要為前線戰士們的溫暖而勞動呀！

自從工業合作協會百萬軍毯運動的號召發出之後，這城開始用行動來響應了，事務所接到西北區辦事處寄來的通告，立刻召集了蘭州軍毯合作社紡織合作社和機器合作社的經理來開會，討論怎樣進行響應的問題。大家一致表示用全部力量響應號召，而且都願意立即開始做。於是——

那還是夏季的尾梢呢，人們已經爲戰士們的禦寒問題而流汗工作了。

人的動員，紡車和織毯的動員：

在蘭州，有十個軍毯合作社和九個紡織合作社，裏面有六個紡毛合作社是婦女組成的，她們用女人特有的耐心在紡車旁度着緊張的日子。婦女工作部下鄉宣傳和推動的結果，鄉村婦女大眾的胸襟裏裝來，領毛，紡線，保甲長做了督紡員

，大家族中的首長也把家門婦女的努力組織起來，向事務所供給毛線。所有各合作社社員的家屬，各學校的女學生，先先後後的投向軍毯運動的主流。每天早晨，太陽剛露臉的時候，事務所門前的人潮湧着，領毛，送線，氣候雖然一天天涼起來了，但在興奮熱烈的擁擠中，人們的汗水還是照舊滴下來，滴進一束束的羊毛和毛線裏。

後方的心和汗水將捲進每一條軍毯裏面，向前線加熱。曾經作爲旅館的這一個院落，在不停的吐納着心和汗水混合成的一股股暖流。

在鄉村，婦女們用紡錘，用手撈，用各種各樣的舊式紡車，一切中古時代的生產工具，生產方式一樣應用於現代，適應着戰爭中的這一生產運動的要求而動員。在城市，有三百多架手搖或足踏的紡車轉動在軍毯運動場內的每一個角落，有一半是紡織合作社自備的，而另一半則是事務所製成發給比較更有希望的紡毛組織。

軍毯裡有一百多架分散在各軍毯紡織合作社，織呢廠，和幾個有關工業的學校裏，有的在日工以外還加開夜班，這情形不同於一般工廠，爲幫助戰士而加工，人們也勞而無怨的。

二十萬——二十五萬——三十萬，工業合作協會分配到西北區的軍毯織造數字，在修正中遞次增加着。而蘭州担任的織造數字也躍着——四萬——五萬——六萬，增加到六萬的時候

蘭州現成的人力與工具的使用便超過了飽和點。於是，事務所工作人員四出奔走，如緊做着人力動員工具的動員。鄉村婦女，更多的人參加紡毛，更多的人下鄉去收線，更多的人接近了紡織合作社的週圍。事務所門前領毛和交線的人，一天一天更擁擠。

機器工廠，鐵器木器合作社，日夜加工，紡車織毯機一批批的從工作室裏抬出來，送到紡織合作社和鄉村裏去，輪軸的音響在蘭州城市鄉村間逐漸擴大起來。

軍毯運動進行到第四個月的統計，西北區在合作社社員之外，鄉村婦女動員到一萬多人，另外還發動了一千多彈毛工人。這一萬多人的購買，佔了二十一個省份，大部分都來自戰區，他們被敵人的砲火摧出家鄉，在逃亡線上流蕩着，失業與飢餓的威脅，更加增加了復仇的火焰。今天，他們恢復了生產力，在敵人的伊路中間照舊挺直了身軀。織軍毯，織軍毯，拚命的生產吧，讓我們的戰士在冰雪中保持溫暖，更有力的殺死敵人吧！

紡毛織絨，這手工業在西北，尤其在甘肅是異常普遍的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無論深秋或盛夏，你可以看到婦女們在炕頭，在有關光的屋角下

多門條間的捻着線，把梳洗過的帶頭羊毛，捻成一根根綿長的線；然後你還可以看到這些毛織成各種各樣樣式的東西，穿到他們自己身上或者拿到城市去出賣。還有許多地方，織「毛襪子」是得普遍的「手藝」，在蘭州，你就可以隨便發現很多穿了漂亮的「毛襪」製成的衣服，在街上走路的人們。手工毛紡織業的傳統的流行，使得軍運運動有所藉藉，復原的發展和擴大。然而，技術的落後，——中世紀的頭腦，手，工具——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多少少的限制障礙。

這些限制或障礙終會被克服的，「工合」旗幟下的人們，是在迫切要求着進步啊！

富源荒廢着的西北，人們是在不可信的窮困裏生活着的，在甘肅，一方面出產大量的羊毛，但另一方面，衣服却不能週全，甚至有十幾歲小姑娘還穿着襪子穿的現象。一切天然或人為的質難，顯得富有的西北始終翻不過身來。

勞力在甘肅，一向是最被蔑視的東西，女人下田去做工，祇能賺到一二角錢一天，日子慘苦得不可想像。他們走人，但他們的勞力却不够換得一個人的起碼的待遇！

現在軍運運動替他們開闢了生活的泉源。紡一斤毛織就是四角錢，事務所發給的紡車，再生疏的手也可以一天紡出一斤以上。何況他們都是熟練的紡毛工人！

紡毛將來還可以組織合作社啊，提組合作社

蘭州人都在與巴巴的祈望着「總有一天，我們也可以組織個合作社吧」；這是最大的希望，最隱隱的一線光明。那合理的生產，那裏有那的集團生活，孩子們呢，有工合學校，有兒童戲子班，將來總不會成爲沒有用的，和牧野裏長大的無知無識的孩子相比，那簡直有天大的差別！

組織合作社的希望，絕不短不可實現的，蘭州已經組成的合作社有幾個不是空手人成立起來的呢？祇要技術熟練，總有希望，總有出路，人們都這樣想。都向着這個希望的光明加緊努力了。軍運運動的號召，更接近了他們的理想，於是，像潮一樣的人羣，一陣一陣的向工合事務所的大門湧過去。紡毛織軍運，還可以幫助前線打日本鬼子呢。××後方醫院有三百多傷兵，自願紡織供給製造軍運他們雖然負傷了，不能到前線，但仍儘爲前線工作。

有個啓明紡織合作社，是抗戰軍人家屬組織的，她們的兒子，丈夫或父兄參加前線作戰，她們在後方參加了生產。爲着使她們自己的親人得到溫暖，爲着她們自己的親人早早凱旋歸來，她們的工作是特別加勁的。

爲着增加軍運的生產，紡織合作社開始了工作競爭，西安的「織毯狀況」——在一天中的小時內織成五十條軍運的事實，使得個合作社員都有了非常光榮的氣象，那就是增加生產啊！

某合作社在工作室內懸着一幅有趣的工作表，用她代替了考績。那張表上的等級是「天

神——飛機——火車——土車——請假——豬」。用活動的藍白線表示出每個社員所站的位置；是「天神」，是「火車」，「土車」或者是最不景氣的「豬」。當然，誰都不願意停滯在豬的位置上，那麼大家都祇有加速的工作，使競賽表上自己那條線的藍色指標向上爬，向上爬，做「飛機」，做「天神」。

工合事務所對所有參加軍運運動的合作社社員，有嚴密的考績，成績好的有獎品，第一軍運合作社工作管理得最好，產量也超過一般，在軍運運動進行當中，他們得到了一「工業救國」的巨幅錦標。

羊羣在西北的牧場上繁衍着。羊毛成爲最普遍而庸俗的東西。隴西西北人民以它爲生命線，但很少有人實際重視起以前，羊毛大批大批運到敵國，抗戰的烽火未燃起以前，羊毛大批大批運到敵國去，作了侵略者重要軍需品的原料，然而，從來沒有人過問。等到敵人的砲火打到我們土地上來，無數同胞的生命被毀滅的時候，有些人們這才聞到了砲火中的取自我們的羊毛的氣息，這才有入想起了羊毛的利用——

一個方法，運到友邦去抵換軍需品；一個方法就運到利用發展毛紡織。生產前線所需要的東西。現在，這兩個方法，不偏不廢的全都使用了。在西北公路上，有兩種不同的「羊毛車」沿

動着。從中亞細亞越過天山，把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送了來，把羊毛整車的運了走。在這條綿長的公路織土飛騰着汽車隊，給予這條線上居住的人民多麼大的新奇和興奮啊！另外，還有成隊的汽車和「拉拉車」，從別的支路上，從沙漠和草原，從長城邊，從祁連山麓，負着重負，向這條公路上集中着。像無數田流向大河匯集，這是軍運運動原料運輸的一支巨流，把人心都沖激得發亮了。

駱駝羣來自遙遠的沙漠，度過幾千里地幾而艱苦的路程。到工合事務所門前卸了重負，當它們發現人羣像潮水一樣湧著的時候，也許會瞪大了驚奇的眼睛着；蒙古地的廟會，也沒有這樣熱鬧呀。

「原料毛」到事務所之後，還要經過幾番加工：夫灰，選，梳，彈，紡。等到羊毛變成細線送到織毯機上的時候，已經在加工中間消耗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重量！一條三磅半至四磅的軍毯，它需要六斤原料毛。

在百萬軍運運動中的一個角落，六萬條軍毯已經帶用十八萬斤羊毛。堆積起來該像一座大山吧，然而這座大山從千萬勞動的手裏變成戰士們的恩物了。

最初，在蘭州各個織毯工作社裏，每一架織機一天的平均產量是四條軍毯，一百多架輪流使用，每天有二百條的產量。按這數字計算，是不夠在定期限內成預定額數的。進行到第三個月，西北區辦事處技師發明了織毯的大機，做成以後，分發下來，每一架織機都可以增加到

四倍的產量。

戰爭是慘酷的，尤其是侵略者對於所要佔領的城市。蘭州的起運終於隨着月明到來了。十二月二十七，八，九三天晚上，冬夜月閃着寒光，城內居民在兩年來養成的「空襲慣感」之下，都先已準備着夜襲的到來。

事實果然照人們想像，敵機羣夜夜來襲了。警報器響動之後，蘭州祇留下一座古老寂靜的安城。

月光下空城織成最壯觀的夜景。三天內有九架敵機拖黑色的濃烟墜落了，屠殺者的屍骸仍葬在彼侵略者的田野。蘭州城被塵霧封鎖了三天，警報聲隨着這，這新的城市又在陽光下開朗。既有幾間破舊的房屋抵銷了炸彈，九架敵機的骸骨應該是盈餘的戰利品了。

大轟炸後的蘭州，軍運運動轉入新的階段。過去，城市間的工業合作社對於軍運織造的巨大任務是感到人力恐慌的，這一下，紡織合作社都疎散到四鄉去了，他們得到了寬大 enough 的場屋，得到了低廉的生活日用品，得到了便於發動的廣

大工作羣衆，敵機的轟炸不但不能打擊我們的後方生產，反而促成軍運運動進一步的深入鄉村。時間空間和努力的積累，軍運運動在蘭州和在其它地方一樣順利地完成了。

在一個缺乏工業設備的落後角落，推動這樣艱鉅的工作。也許從來沒有人想到過吧，六個月，在人的手裏織造成了六萬條軍毯。而織造的速率竟隨着織造技術一天天增進的。今年的軍運運動即將第二度發軔，西北區預定担任的數字是六十萬，但一切準備條件已經有了基礎，如果這時發動，必將更快的提早完成，冬天到來的時候，戰士們已經每人一條毛毯帶在身上，無論是冰天雪地，或寒寒夜雨兩面，戰士會更有力的擡起槍桿！

二百多萬元的原料成本和工價，幾千具改良紡毛車，已經散放到西北的鄉村，從此，在西北落後的角落，我們到處可以看見，手工毛紡織業生長的痕迹，西北的無窮資源將放出更耀眼光彩了。

☆☆☆☆

## 黃河編輯部啓事

- 一、凡欲訂閱黃河者，請直寄上海本埠營業部接洽，勿由編輯部轉訂，以免多費時日。
- 二、來稿請採用，即請稿費通知單寄上，本埠者請來本社會計處領取，外埠者由會計處郵寄。如文稿刊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資，請即來函查詢，但以六個月為限，逾期本社恕不負責。
- 三、凡投寄黃河之稿件，或詢問與黃河有關之問題者，請直接致函編輯室，勿寫編者個人姓名。
- 四、近來收到讀者國地來稿甚多，當選擇佳作，陸續發表，請勿來函催促，以免多耗郵資。



# 蘇聯文壇的新動向

——譯自蘇聯文化協會月報——

宗玲譯

## 一 受動的蘇聯作家們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號，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蘇聯最高當局，頒發了一道關於一百七十個蘇維埃作家授予勳章的命令。目的在「獎勵這些努力發展蘇維埃藝術與文學得到顯著成功的人們」。

在這可紀念的事情發生後的第三天，莫斯科作家協會，舉行了一個莊嚴隆重的大會，來慶祝這文學界空前的際遇。開會時，這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喬其亞，阿美尼亞，烏茲塔克，各地的受動的作家們，一齊聚在台上，很熱情與奮地更換着他們中間與起的感情，對於這政府當局採取這含有如此龐雜與共性的盛舉，來這樣一個大公無私的決定，表示着驚奇和讚嘆！

蒼白而激昂的伊凡·諾維克夫——革命前一代的老作家，頭髮灰白了，最初站起來發言，他感謝着全體蘇維埃人，接受了這三十年來的努力，予以今日如此的尊榮。他是以記述俄國大詩人普希金而著名的作家，也是研究俄國歷史詩事精深的專家。

現在，白俄羅斯老詩人葉庫科拉起來講話了：

「我怎能想到，憑着我親眼看見的那麼貧窮苦痛的同胞們，和我自己這麼一個歷受帝俄壓迫的可憐虫；會夢想到當這世紀過去了一部分的時候，我們的同胞居然會參加這麼一個興盛的入文會萃之那，而我自己也得到尊榮的國家詩人之稱，受到崇高的勳章呢！」

據着修長而文雅的青年詩人脫瓦道夫斯基，講了一篇有力而動人的演說，他的話每個字都激動着人們的心弦，他告訴他的同志們，他已往如何經過一段錯綜艱苦的心理過程，使他自己由一個鄉村地主階級的兒子，成爲今日蘇維埃的一個忠實同志，並且接受到蘇維埃詩人的尊稱。

「讓我們竭盡自己的精力，來堅強人民的信心，我們要多寫一些新歌，新詩，小說和故事，來幫助我們樹立起社會主義的國家，使此種新理想通行到每一個角落裏。」這是他演說的結論。

大會開過五天之後——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這些受動的作家們，一齊被選到多賓齊集，和他們一起選請的，還有飛行家，紅軍將領，和一批曾經慘淡經營，設計採取地下層煤礦的礦工和工程師等，都全在那天頒領勳章。

經過幾分鐘的不安的等待，最高當局的主席，米、伊、加里寧，帶着稍微個個向安詳的步調，走進了大廳，於是莊嚴的授勳儀式開始了。第一批到他面前去的，是這個國土裏最受尊榮的人——戰士和國防軍。

最後輪到作家們，詩人，小說家，兒童文學家，一個挨着一個，到加里寧手中接受他們的勳章，所有這些人都是全國聞名，深受愛護的作家，他們有力的刻畫出這國家堅強的意向，如奮鬥的精神。

有誰不知道那名著彼得第一和麵包的作家們，托爾斯泰麼？誰不曉得那第一本蘇維埃工業小說，內容敘述着蘇維埃工人如何的恢復已經被內戰摧毀的工業，來奠定社會主義工業基石的故事，那本名著水

門汀的作家費·格拉科夫呢？

誰又不知道那位年青年而備受當時蘇維埃青年熱心的兒童文學家米哈斯夫呢？

此外如阿塞耶夫，卡太耶夫，潘弗命可，脫瓦道夫斯基，伊凡諾夫，弗勒察耶夫，哥拉，巴庫拉，希洛夫斯基，李昂諾夫，這些後先興起，全國聞名的作家，他們特有的天才與流派，誰還不能完全知道麼？

當這些作家每個名字，被提出來的時候，整個的大廳，充滿了熱烈的鼓掌，每個人都帶着親切的關心，把目光送射到他的臉上，在心裏默默地自語：「哦！原來他是這個樣子，那個我所愛讀的詩歌或小說的作者！」

代表全體受動作員加里寧致謝辭的阿托爾斯泰，他講出了大眾共同的感覺和意念：

「這絕不是偶然的，我們這羣寫作者，會在今天和平日最受尊敬與重視的紅軍將領和戰士，全而受到政府最光榮的勳章……」

這句話具體表現了這更顯的偉大的意義。他已成為世界文壇上空前之舉。從沒有另外一個國士，曾經有過一百七十個作家安全全時受到政府最高的勳章！

一個戴着政府勳章的蘇維埃作家，負有重大的文化與政治上的意義；這個勳章，表明這作家是接近大眾，備受愛護的一個符號。

因此完善的創作，生動的筆調，竭力使大眾接近和了解祖國的鬥爭，信念，與希望的工作，是將以後得到勳章唯一的路，在蘇維埃聯邦！

在蘇聯，文學已成為全民普遍的愛好，這便決定了舊書銷行數的廣大，普通在西歐和美國，書籍的推銷，最多的達到十萬冊左右，平常雖在二三千冊之數，除非那些院邸都市享樂羣衆的胡調文學，銷數也許廣大。在蘇聯却不然，書籍的推銷數達到幾百萬冊左右，事實足以證明的，高爾基的著作便推銷到一千萬冊以上，其餘像托爾斯泰希洛哈夫，以及其他名家的寫作，也銷到幾百萬冊之數。

用不着一點詭異與驚奇，蘇聯民衆的特別愛好文學。他們每一個作家，最大的安慰和快樂，便是當他的名字，一旦被數百萬人民熟悉着，本來文學界肩担的使命，在于把他內在的寶藏，開拓到無限的廣袤，他既然包含了這種意識和實證，自然使得每個作家都願意把各人的思想與文字介紹給可能的大多數的人們去閱讀；他們都夢想自己的書籍擁有數百萬的讀者，這於蘇聯的作家，現在已不復是一個幻想，而是一個現實了！

## 二 莫斯科的白俄羅斯文學十日展覽會

蘇維埃文學是全蘇維埃民衆的文學，包括了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喬其亞，阿美尼亞，卡什克各地的民衆。

很久之以前，莫斯科作家聯會便擬在莫斯科籌備一個特種展覽會，專門陳列蘇維埃聯邦中一個民族的文學作品與藝術。

一九三九年正月，白俄羅斯的文學及藝術的代表作便在莫斯科作家協會中陳列了，約科，哥拉，和馬卡，庫巴拉——白俄羅斯的兩個民間詩人——是公認爲白俄羅斯文學界中最卓越的代表。他們兩人在世界文壇上已佔據了三十年以上的優勝地位，但是他們最豐富的表现還是在十月革命之後。這兩個作家中年輕的一人，已早過了五十歲長。

白俄羅斯文學界這兩位詩人的任務，大抵與陶·希那金科在烏克蘭文學界中的任務相仿，都是真正用土話寫作的作家。他們充分利用民間藝術的意趣，大衆詩歌的音調，色彩和想像。他們在著作中直接把自己介紹給全區民衆，因爲他們都把白俄羅斯人民的命運，作為寫作的重心，因此，他們同樣都是白俄羅斯文字的創造者，文學的樹出人！

在早期開始寫作的時候，庫巴拉曾經在一首詩裏，自己承認着，他不是一個詩人，自從他把他的詩用那可憐的土話來寫作，他已被人們視爲嘲笑的材料了。因爲白俄羅斯的文字曾被禁用，根本在帝俄時代便不算爲一種文字，而常被一般復古派的作家公開嘲笑。這種文字，白俄羅斯人民不但被禁止閱讀，並且連新稿的時候都不准應用。

在這兩個詩人的寫作裏，對於革命前白俄羅斯人的生活，如人民的被剝奪公權，貧困的情況，以及那潮濕污穢的小村莊的生活狀態，都有很精細深刻的描寫。高爾基便是第一個注意他們的人，在誰對這農夫的那首詩中，庫巴拉歌頌着那敢勇往「深沼森林中開闢的人們。高爾基便把這首詩譯了出來，並且爲庫巴拉的詩詞寫了一個具體的概念：

「在他們瘦削的肩上要負起的是什麼？在他們骨節的手上要提起的是什麼？——那便是他們被剝奪的公權！……現在這些老的，瞎的，啞的，殘廢的人們，他們要的是什麼？——他們要真的做一個人，享受一個人的權利。」

繼續庫巴拉的思想途徑，他的同志約科，哥拉，寫著「縱使這世紀我們人民還在黑暗中徬徨，但是，我們可以保證，不久一定有一個勝利的來到，那裏必然的會遇見真理。」

當一九〇五年革命時，一種新的展望，新的動機——希望解放人民的要求，充分地流露在這兩個詩人的詩詞中間。可是這個希望，不久便因革命的崩潰，願望皆無望。這時他們非常悲觀，失望抓緊住他們的心胸，在庫拉的一首長詩中，她哀求着「墳墓的門快些爲他打開」，因爲「這地面上的人們的生活，比墳墓中還要悲慘。」

十月革命後，兩詩人的悲觀時期與白俄羅斯人民不平等的命運同時結束，庫巴拉把他人民遭遇到這次不朽的歷史命運的改變，留在他後來的抒情詩裏：

「誰會相信，有這麼一個時機，當我們新奇的面對着一個偉大的奇蹟，望着他通行過我們的國土，並且走進了我們人民的茅屋裏來。」

雖然白俄羅斯人民的命運底變化，在他們詩中反映着熱情和快樂，但是創造人民的幸福，還是他們基本的要旨，他們描寫社會主義國家中人民的快樂，提倡社會道德，討論友誼與家庭的問題，反對法西斯蒂，這許多，他們做了不少的工作。

這兩位詩人也參加了其他白俄羅斯詩人們的集體創作！——歐給祖國

和我們們領袖——在約科。哥拉的「波利索約森林中」這本戲劇裏，便描寫着白俄羅斯的游擊隊，在波利索約森林裏掙扎的情形。

庫巴拉最近的寫作，是一個長的戲劇，內容描寫着如何把已經在親爲廢物的濕地上，築了布爾什維克的努力排水，建築了一個新興的集體農場。

老前輩的吉·拜杜亞——詩人兼文學家，在革命前他用於全力描寫白俄羅斯農民的可怕的生活，這種悲慘的寫照，他描畫在詩裏而他所著的小說中記載農民日常生活的苦况，同樣成功，十月革命後，他寫了「夜鶯」，「亞森，克魯斯斯基」，和那短篇名著「迎迎」，以及一篇關於白俄羅斯集體農場，建築國防軍的日常生活的論著。

最近，白俄羅斯文學中的巨著，是愛·塞雷奇的小說「將來」，直到現在，這位作家不過在一些描寫白俄羅斯工人生活的短文和小品中知名。不過這本書却是白俄羅斯文學中很不平凡的著作！——一個白俄羅斯作家描寫喬其亞人民的著作。這書的背景取材於一九一九年的喬其亞，那時喬其亞人民正在國家主義者，或塞維克，和國外各帝國主義聯軍的種種嚴重的壓制之下，受到最大的苦痛。塞雷奇料最大的成功，便在從寬泛地描畫出當時喬其亞社會各層的生活狀態底圖書，而使人發生興趣的，這本書不出之于喬其亞作家，却是出之於白俄羅斯人的寫作。

還有一個最好的白俄羅斯詩人皮·勃羅弗加，一個感覺非常敏銳的詩人。他是「卡林那」的作家，這本書收到當時很大的贊賞，書中的女主角，是白俄羅斯的一個女子，爲爭取執政權而引導的奮鬥；全時也是一部尋求解放工人的奮鬥的巨著。

年輕詩人們，庫而休夫，最近發表了他們長詩「在森林中」敘述白俄羅斯集體農場裏的青年男女，他們工作的勤勞，戀愛的故事，和他們對於公共職務的獻誠。

白俄羅斯的戲劇，最近才因該區有了國家劇院而開展，已在最大的阻碍，便是由于白俄羅斯風沒有戲院。最有趣的戲劇中間，有一本是，莫克林維克寫的「葉卡太林娜·柴那斯克」，內容描寫白俄羅斯農民反對波蘭



地主階級的統制，這個有名的歷史上的白俄羅斯人謀取與俄羅斯人聯合統一的努力，和他們聯合烏克蘭，高加索人共同反對他們的公敵——波蘭的地主階級，那種熱烈的情緒，都流露在這劇本裏。

在白俄羅斯文化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國家戲劇，詩人度，勃羅弗加已為米克斯·鮑喬奈歌劇寫好了腳本，約科·哥拉的泥沼已被用為另外一個白俄羅斯國家歌劇的腳本了。

最近白俄羅斯的詩人們已把烏克蘭大詩人陶·希弗金科的全部著作，和喬其瑪有名的古典詩集，翻譯出來介紹到本區裏來了。

逗留白俄羅斯科作家協會中的白俄羅斯作家們，一點不受拘束，他們常常召集當地的學生和工友們舉行集會，同時他們的讀書會，音樂會也常常在舉行着。

### 三 依加卡城的一羣

寫給兒童們及成年人的一本兒童的集體創作，在高爾基逝世不久之前，他收到一封從遙遠的依加卡城寄來的信，那是一個遠位在北極圈外葉尼塞河口的新建的城市，信內內容代表着依加卡二千學童的要求：

「親愛的高爾基先生：我們對你有一個很大的請求，就是我們，所有依加的學童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企圖，想寫一本關於我們如何在北極圈外生活和學習情形的小書，我們很誠懇的請求指導，怎樣可以把這本小書寫得最好。」

高爾基收到這封信後，立刻回復這些孩子們，他慶賀他們的志向，並且為他們準備着手的工作，做了一個大綱和計劃。

依加的學童們開始積極的工作了。雖然他們都明白本區內一場的自然環境，但是按照高爾基的指示，寫這本小書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先要去觀察他們周圍的一切。於是，這班孩子們成羣的到森林地帶和苔原中去觀察自然，他們在森林中設置陷阱，葉尼塞河上划船漫遊，搜集洋杉的堅果，

追捕活躍的松鼠，在這旅行期間，他們點火，相互報告各人在打獵、釣魚、及和家庭旅行中所經過的各種冒險故事，然後把中間最有興趣的事情記錄下來，漸漸地這本小書的材料堆積起來了。每一頁一行都由這些孩子們共同討論過，再經依加全體學童們的審閱，每個錯誤都經批評和改正，讀過所有依加的學童都簽了這本小書的工作，縱使不是直接的文學合作，至少都是曾經共同討論後才付印的作品。

高爾基一直和這班孩子們通訊着，他的死，曾影響這工作一度停頓，但不久，蘇聯各方面和國外的郵件，紛紛寄到依加，要求這工作繼續進行，在這過程中，有一封是羅曼羅蘭寫的。說他已不厭煩的在等待這依加學童們所寫的那本小書的出版。

工作又重新開始了，孩子們描寫出他們那不曾在舊地圖可以找出來的城市，平日在大風雪中他們的生涯，和春夏季節中的風光，他們敘述着依加港口的重要，家庭和學校的生活，以及在少年營先鋒營中，葉尼塞河兩岸上的活躍，和他們常常遇見鄰居——通古斯人。

這本小書——依加卡城的一羣，將由兒童文學名作家，斯·烏埃，馬雲克校勘監察付印。

第一頁的裏封面上寫着：「北極區的少年先鋒隊，遵照高爾基先生的計劃和大綱，寫成的一本小書。」

「為了紀念一個作家——我們的大師和好友高爾基，我們把整個的力量獻給這工作。」這話寫在這許多兒童作家們的序言中。

最有趣的，是這些作家的名單上，載着他們的年齡，其中最大的十五歲，最小的十歲。

這書最近已出版，中間插列了許多畫片，現在這本由兒童寫成的作品，正被蘇聯一般孩子們和成年人同樣的對它發生着最大的興趣和閱讀與歡迎。

### 四 蘇維埃文學基金協會的活動

一九三九年蘇聯文學界，將舉行一個支配大部份蘇聯作家生活的文學基金制，第八十週年紀念大會。

文學基金最初完全由補助窮困文化人爲目的的小紅欄所發起，成立于一八五八年間，當時爲了提供的經費極度拮据，因而他的活動也就大受限制。

十月革命後，從一個以慈善性質爲出發點，來幫助文學前途的小社團，一躍而形成了一個大規模屬於政府機構的文學基金，此款項現在繼續增加。原因第一是政府有規律的給予經常的補助金，其次便是由於平日在印刷廠院中，所徵得的額定的附捐，累積出來，牠資源的擴大，可由最近四年中，牠已經取得四十一米盧布的事實來加以證明。

所有蘇聯的作家，都將在這基金中享受借款或請求資助的權利，牠能免費的給予醫藥的供給和治療，並且還特別的預備了作家們休息的屋子，這些屋子，有的在葉兒太，（克里米亞）有的在鮑柴米（高加索），有的在靠近莫斯科，有的在頓察格勒岸上，有的在高格里，有的在伏爾加，有的在基輔附近，有的在查其他森林，高山，以及海濱的所在地，這類屋子，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假造宮」，都是當時帝俄時代貴族的奢侈的建築物，那裏四周圍着花園，是一個專門爲一般從事創造的工作者而設置的環境。文學基金另外有一個重要的功能，便是經常關懷着一般作家的孩子們，在夏季，協會總爲這些孩子組織避暑的集團，到莫斯科附近的森林中，或是克風米的南岸去旅行。

此外，協會還花了大量的銀錢，用來建築作家們的住寓和鄉居，現在已經有一大部份，鳩居蓋好，在靠近莫斯科的皮面特而開諾村裏，其財源大半由基金供給。

作家中倘有發見疾病或積弱的，協會自動的每月津貼他一筆固定的數額，二千盧布。

協會更設立了很多的補助企業，用以供給作家們各種的需要，如開辦書店，專門供給作家們所需要的新書，以及裝書店，成衣局等，省去他們

瑣事的煩勞。

遇到了作家的死亡，他的妻兒仍可繼續以會員的資格，享受各種利益和特權，並且還可領到一筆撫卹金，由協會發給。

所有各地的支會，都一樣地執行着莫斯科協會的任務，牠們分設系列，格勒，明斯克，基輔，考而科夫等地，在這些城市裏居住有以文爲業的作家。

文學基金對於供給蘇聯作家物質生活的這個任務是非常重要的，倘若不先明白這制度的功能，而想對於蘇聯作家物質方面的生活有一個正確的觀念，那是絕不可能的。

### 忍受一時的痛苦爭取永遠的光明

沙清與刻





# 孤島出版界的一斷片

陶亢德

冰女士：二月二十日示悉。前囑寫「孤島文藝界」，因急於風宇風求入作，勉強答覆，實則我非文人壽士，怎能「越界築路」！且身體不好！胃病！更無黨執筆，但開前工餘，固無時不抱歉在懷也。現在略寫幾句，聊當酬談，不是文藝通訊，還乞鑒諒。

先告訴你一事，你的新從軍日記已有日譯本，據廣告「忽已四版」。一不知你對原作業已編版？書齋銷路，日本似較我國為暢，集例而言，居利夫人傳 (Madame Curie) 日譯本，我在香港時 (二十七年十一月) 見廣告說已七版，等我返滬，至一月見廣告竟已四十餘版！不知道他們每版印若干數，就說一版一百本銷數業已可觀。此書我正在斗胆翻譯，不知成書之後，能有再版希望否？因書籍銷路不佳，普通書出版之後，保本尚無十分把握，於此作家與出版者苦矣！而中國著作界亦少生氣，佳作頗著難得出現。頃讀老舍文，要求維持作家生活，散文稿費至少千字五元，現在書價增而稿費減甚為不平。老舍處境及我國作家生活之苦，我略有所知，讀完該文，真不禁一掬同情之淚，然而也極同情而已，無法在自己出版範圍之內提高作家稿費。我出版書籍雜誌，真尚未嘗獲得作家，故嚴時宇宙風稿費多至千字十餘元，少亦四五元，人間書屋最高至百分之二十五，現在版稅雖如昔，雜誌稿費却已今非昔比。所以如此，並非趁火打劫，而是力不從心。宇宙風為兩雜誌，就因抱定取於人用於人之旨，所以從前人家看來相宜「闊氣」。那是紙要木刻薄待人，實也大可闢氣。軍軍著，當初宇宙風一木印刷成本約佔二分，紙張佔一分，合計約三分左右，售價一角，批發定戶七折。今則同樣一本雜誌，印刷成本加倍不啻，紙張却賣一角；售

價呢，也不過兩角半罷了。換句話說，印刷成本加倍，紙張加十倍售價只加倍半作家那得不著，出版者豈能不嘆氣！若把售價照成本比例提高，則書非難食可比，恐將無人過問了。這樣下去，我看出版界恐非「嗚呼」不可。救濟辦法，我想只有仰仗政府大力，如減少許外國紙購油墨等印刷出版物必需品平價發售，一面疏通郵路認正當書籍為必需品，如此書刊銷路增而成本低，有良心出版者當能厚酬作家。定期寄費，此項上海郵局不寄書信至自由中國，所以有的出版者轉寄香港過，寄費比在滬寄不知高到幾倍，何以香港能寄書至重慶而還不能，實在費解。若說寄費不敷郵局重支，儘可提高，即與香港開費難出怨言！

亂談了發出版情形，就此擱筆，後有所知所感，當再續海闊。給字大作，還祈即寄，前作獲酬，早寄白沙矣。叩

九德拜啓

三月十二于上海

## 在香港辦刊物

陸丹林

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平常的人們，以為英國人是最高法律及自由，而且極開通的，但他們儘管是最重法律及自由，可是對於殖民地，便用一套治理殖民地的政策了。他地的政策是怎樣，我現在不想多說，我們是因為辦刊物難來香港，就談談在香港辦刊物吧。在香港辦刊物，第一涉手續，就要先向華民政務司署請示，繳納

三千港幣(目下折合國幣，就要一萬一千一百元)。做保證金，聲明書印人是什麼，編輯人是什麼，留在什麼地方，那一家印刷所承印。之後，約四五天，他就請書印人去談話一次，發出幾份證書，凡是該上有名的那才一張，同時他還通知印刷公司說某刊物已經正式備案，可以承印。如果印刷公司私自承印未備案的刊物，一經查出，起碼要處罰三千元。

這三千元的保證金，是繳給庫務署(即財政局) Treasury Dept. 由他發給收條，週息四厘，每年計算一次。若果你能够設法向「八一三」以前在香港曾經出版的報館(不論大小)承頂一個招牌，說是復版，那三千元保證金便可以不要繳納，因為在「八一三」前在香港出版的刊物，只須找一個紳商或商場有名望的人担保便可，後來就定了一律要現金担保。所以在最近兩年來，想在香港出版刊物，實在不容易。大風年月刊，也是照例繳納三千元保證金的呀。

香港刊物，除了季刊或社團內部佈告式非營品者以外，一切定期刊物，不論日報，晚報，三日刊，週刊，旬刊，半月刊，月刊等，所有全部分圖文稿件，排好之後，必要送樣兩份，給華文新聞紙檢查檢定之後，纔能够付印，從前檢去之稿還可以留口口來代替，現在則不准了。

他們檢查稿件，對於淫蕩肉麻的小報稿件，還不注意，最注意的有兩種，一是關於英國的，如鴉片戰爭或英國人在印度怎樣之類，二是關於日本的，如果對於日本或日本軍有些刻劃，都不能發表。去年他們油印好一張小紙，分給各刊物，聲明「禁煙禁賭，禁日，禁夷，鳥夷，東夷，西夷，禁日，禁日，禁日，禁日，強盜，無恥，狡詐，姦淫，穢報，屠殺，以及其他類似此等字句者。」都一概不准用。這些字在香港不能用，而在星加坡的刊物，則隨便用。又這些字只限於英文報紙，若果英文刊物，則不准止。甚至今晨英文報有稿一篇發表，你如把他漢譯翻釋載在華文報，也常常受檢去，試問這種，在香港辦華文刊物難不難？我會用「狄」字去代替「敵」字，「日」代「日本軍閥」，凡是用「他們」兩字，來指日本人的，我都改用「牠們」(牠字不從人旁如改用牛旁)，因此後來有些刊物也跟著我的辦法去做，果盛行得通，不過日報還有些不准用，尤其是「狄」字。

還有香港的刊物或廣告上，是不准用白濁「濁」字，故濁字多用口代替，或用刻字毒字代替。通經之「經」字也不准運用，要用京字。故外國人初到香港見着「白濁丸」，「蘇京水」等，實在莫名其妙，然而這就是香港維持風化的善政(??)。

刊物出版以後，每(一)期都要自督印人簽字在一張(冊)的刊物上，送到華文新聞紙檢查存查。刊物的督印人，不限資格學歷年齡，強三也可，李四也可，十居其九是偽造姓名，這個人沒事可做，只有準備有什麼法律上的糾紛，由他出面而已。因為在香港的刊物，發生事故，不找社長，不找編輯，只找督印人的。香港排字印刷等技術，都比不上上海，但他們工錢要比上海貴五分之二，有時日費一半，刊物成本既重，銷售更難了。

除郵寄費，不論本港或寄國內，照大風半月刊計，每本郵費要港幣二仙。目下折合國幣，就要七分。無論單冊或打包裹，都是二仙。這樣一來，印刷費成本既重，郵費又高，在香港出版的刊物，寄入國內郵費，百分之九十九，是虧本生意。在廣州未論路敵手以前，我們把刊物運到廣州寄售，手續雖然麻煩些，但可減省寄費不少，現在雖無從辦理了。

發表文字和廣告，都要十二分的謹慎，無論你是有意或無意，甚至疑有指指一個人，而他說是指他的，他都可以向官廳起訴，結果，不論報館方面有什麼充分理由的反辯，都必定敗訴，賠錢和道歉纔罷了事。這又是特殊地方的特殊習慣不可不知。

在國內可以不要一文而辦一個定期刊物，只要銀和印刷公司商量就得。但在目前如果想在香港刊一個定期刊物，就要準備好二萬元的國幣纔能够動手，有些國內文友寫信問我，順便一起應答復。

# 大別山的文化動態

程南秋

當敵人拖死泥蹄踏進了那聳立在豫鄂皖邊境的大別山下，打長江的白浪裏翻起巨聲，沿沿的淮水，震動着反抗，平穩，武漢關，平白裏受了楚辱的太陽旗遮擋，我們的大別山——是游擊隊的乳娘，她孕育着千萬萬的戰士，我們的大別山——她是勝利的屏障，她比鐵牆堅地抵抗着暴日的兇橫！

大別山的頭腦——立線，像是一幅軍事地圖；精細的測量着對敵人糾反掃蕩！他又在安徽省政權鞏固的核心，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都在這地方展開一番新生活的現象；在山坡上一所所小屋，樹叢裏幾盞茅舍，散亂地安住下幾青年朋友，大家都在埋頭工作，保衛大別山的歌頌，振奮了山岳，敵人的轟炸，三五天後就再不見一點殘骸。

這兒有個每月開支數萬元的「民衆動員委員會」，龐大的組織，會有這四十幾個區屬省會的工作

黃河月刊

第三期

過呼吸，篇幅縮小了，但仍是一個大報的典型，每日銷數有八千份之多。

「大別山日報」以新的姿態出現，最近又擴充為對開的中型日報。

省動委會辦的有個「大家看」，是四開小型的三日刊，內容非常通俗，取材也十分新穎，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士兵大眾的讀物。

中原出版社規模甚大，除了翻印出版一些叢書外，並出了一個「中原月刊」篇幅很多，質量也很能使人滿意，在極給大後方的材料這一點，也頗能相當一部份介紹的任務。

省政府秘書處編印的「安徽政治」，也達到其傳達開明政會的任務，為求更多讀者的興趣，現在也在改進增加其他文字。

婦女界也有一個「婦女月刊」，由婦女工作委員會主辦，這是安徽一千五百萬婦女的精神食糧。

「文化月刊」在封面上標明了是「抗戰的，學術的，研究的，綜合的刊物」。那豐富的內容，那精緻的編排，確實可以同眼前的大刊

物相比美，現在已出到四期。

除開班又出了一個「大別山月刊」完全是以指導員生健全洗刷行政的理論和實際。

針對封建的立線，每月經常有十多種大小刊物，新聞出版，在日夜裏，從敵寇封鎖線裏透過去，給眼昏耳聾的人們一簇自由的呼吸，樹立着比敵寇還有力的勝利信念和決心。

(二)

戲劇是一把火炬在燃燒着大別山的森林，軍委會的抗敵演劇第六隊，曾在立煌放下了活躍的種子，動委會的青年劇團，繼續着上演了「飛將軍」「我們的敵軍」和「汪平沼協定」等劇，二一集團軍的服務團，在艱難的努力下，又演出過「滿城風雨」，可是因為大眾需要的過多，仍感到戲劇工作的不夠，大別山外圍的七區「抗敵藝術社」竟演過一次熱鬧，演了「前夜」「戰前」等大小十幾個劇，可是轉眼就完了，現在三民主義青年團正在組織一個永久性演劇的團體，或者今後的立線戲劇空氣，要濃厚起來吧！

(三) 大別山裏沒有音樂，從不見軍樂隊，或是兩個以上的提琴演奏，幾隻破風琴在小學裏打靶，可是救亡的歌隊已熟悉在滿山遍野的老百姓和軍人口中，由孟波先生推動，指導着。

(四) 繪畫是在牆壁上，木刻稀微的散佈在報端和刊頭上，大別山日報在每星期有一幅畫刊，是繪畫委員會主辦的。

(五) 阜陽——做大別山的哨兵，平曠在大別山的外圍，後面一條裙帶般的淮河，前面新添了白天降下的

新黃河，奔放着怒濤，把這危險的狀時有淪亡的地方建築了一道天險的堡壘，阜陽就這樣才繁榮起來，伸出一張巨手，支撐着七區，東面是堵槍掃清溝的蚌埠，懷遠，西面是相持着毫縣，北面控制着鹽海線的宿縣，誰也不會想到被敵機炸成一片焦土的阜陽，敵偽滿佈的七區，應運化了的方方，它又能不屈不撓的站了起來，保衛着大別山，而奇形發展的文化，也更形活躍了，這是一個謎，這個謎被敵人又曾經用兩次掃蕩來解答，但終久這個謎却依舊地存在。

(一)教育方面，此處有四個中學：一，省立第四廳中。二，上

海安徽中學阜陽分校；三，抗戰中學（縣立中學）四，區立中學，每校都有五百至一千五百餘學生，完全小學有五六個，初小更多，什麼婦女識字班，兒童識字班等等也多的很。

(二)刊物有第五戰區第十一期游擊縱隊抗戰藝術社所編的。一，「抗戰藝術」半月刊，內容為純藝術理論的刊物。二，「抗戰畫報」週刊。三，「抗戰歌集」二月刊。四，「抗戰戲劇」氣，每月一冊。五戰區長官部政工隊出的「淮流」，是綜合的刊物，半月刊。青抗會主編的「淮上青年」，月刊也是綜合的。

抗戰社主編的「怒潮」半月刊

內容多偏重於軍事。  
(三)報紙有淮上新報，這是唯一的大報紙，另外有十一縱隊政治部的「前哨」三日報，（先是油印，後改為鉛印。）

(四)戲劇是比較其他更活躍，每月至少有三次以上的演出，抗戰藝術社曾演過「同春之曲」「前夜」「砲擊」「保衛廣濟橋」「雷雨」「民族萬歲」六七個大劇，四五十個小劇，其他工作團也演了不少。

(五)美術方面曾去了三本以上的畫集，三種定期畫報，一是抗戰畫報，二是每月畫報，三是每週畫報，曾經開過兩次抗戰畫展。



# 北征之曲 (續第二期)

盧英野

## 柴關嶺

(中呂四邊靜) 柴關山口，茅屋三間也白頭。風雪村裏，呼叱着黃塵。雞犬，不留，早滑下山坡陡。

## 鳳嶺

(中呂四邊靜) 山中窺戶，百結薄衣暖氣無。巖石徐徐，漸響響沙飛舞。迥紆，坦途，又小憩黃牛舖。

### 秦嶺

(中呂四邊靜) 從容馳騁。凍地冰地結伴行。大散關橫，便涉雪登秦嶺。寒生，馬飲，燈火轟曉倉近。

### 寶鷄除夕

(正宮白鶴子) 投門雞一飽，爆竹滿東甯。除夜寶雞城；五處思最在。(妻兒陪母居白沙，維客老河口，練在淪，羅智沙坪壩。)

### 絳悵鎮

(雙調慶宜和) 學有宗師德望崇，一代扶風，想見羣比講堂中。坐擁，坐擁。

### 武功

(中呂朝天子) 沂東，一翁，詞苑稱兩董。大鑿鑿發關中，誰不辨雞和鳳。幸第一番傳，(後修武功志時稱關中第一書，)壯年無用，只變溪肩後從。二雄，武功，却筆陳關文統。

### 馬嵬坡懷古

(正宮白鶴子) 江山千古淚，青鳥女兒揮。醜不惜蛾眉，獨有陳元醜。

### 興平

(正宮白鶴子) 窮荒蕪空遠，鼎鑊馬文淵。兩漢幾人豪，落髮興平縣。

平縣。

### 長安新城

(城舊爲明秦王府北，舊名紅城，今陝西省政府所在)。

### (中呂醉馬歌)

問秦藩一片塵沙。剩老樹荒園破瓦，行歌牧馬聲。城下，米午衙齋散也。

### 碑林

越調憑闌人) 訪問碑林甫却行，半日塵埃磨石經。開成傳至明，姚公功可名。

### 慈恩寺

雙調北桂令) 步紫微殿上幾塵，問無漏城南，尙有慈恩。想永微當日，觀茶圓調，疑譯道開。奉倒了禪門經論，畢竟是玄奘超倫。六寺平分，六祖名尊。(慈恩寺阿相宗，崇慶寺察嚴宗，慈慶寺律宗，興善寺密寺，草堂寺三論，香積寺淨土宗。六寺都在城南。) 鷹鷂遙看，雙雁于雲。

### 雁塔

(雙調清江引) 浮屠四門何秀美，聖教河南坡。朱衣點額人，寂寂同懷德，聞有名碑徒駭尾。

### 曲江遺跡

(雙調清江引) 賞春苑中春似酒，鶯飲遺前代。鶯鶯剩秋痕，尙有桑田在，夫容紫葉花事改。

### 五家坡王寶川廟

(正宮白鶴子) 寒密王氏女，離合出神官。廟貌供香花，點綴藕溝岸。

### 杜公祠

(正宮白鶴子) 祠堂動陸上，客自草堂來。忠愛入江湖，詩在公

常在。

### 遊韋曲遂至杜曲

(雙調清江引) 城南杜草天尺五，任事都塵土。「花光似酒盞」。

·橋水東流去，當時決明陪翠羽。

### 樊川

(雙調清江引) 春四少陵原上草，攪勝樊川道。終南飄渺間。門

首神禾抱，巡經詞前風物好。

### 跨轅

(越調天淨沙) 長安野老東歸，登登級級經過。一棹相並道左，

路轉閑坐，出城南橫溪河。

### 鴉林

(夜安彭秘書長昭賢宅，在建國公園側。枯株十餘，參差集止，加葉在樹。昭賢云：無夕不噪，連日始已。余戲呼為「鴉林」云。)

(雙調清江引) 鴉林噪時天未曉，啼裏安排好。成羣納殿來，只

在枝頭鬧。啼鴉一雙飛去了！

## 黃河頌

創說此次棄損後方安開工作，由渝來此，本擬加入前哨以作尖兵，過西安，過同鄉國膠冰壘。爾先生，以「黃河創刊號」見賜，讀之興奮之至。因念茲先生有「對於古典文藝作品也一疊加以表揚」之主張，特步爾一宵先生之後，亦作「黃河頌」一首，以當搖旗吶喊之意云。

君不見：

「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騰澎湃何壯哉，

長空一瀉數千里，

馮向神州震開關！

### 張劍魂

黃沙白草長城裏，

古壘先賢相繼起，

一部輝煌歷史書，

青頸「黃河」創造始！

★

涇渭濁濁並包容，

意見「黃河」度量宏；

沈韻餘波入東海，

文身海賦(註一)霸東瀛。

☆

東瀛原是蝦蟆島，

千字文儒傳國寶，

自昔稱臣入貢來，

豈知再變無人道。

(越調天淨沙) 長安野老東歸，登登級級經過。一棹相並道左，

路轉閑坐，出城南橫溪河。

### 鴉林

(夜安彭秘書長昭賢宅，在建國公園側。枯株十餘，參差集止，加葉在樹。昭賢云：無夕不噪，連日始已。余戲呼為「鴉林」云。)

(雙調清江引) 鴉林噪時天未曉，啼裏安排好。成羣納殿來，只

在枝頭鬧。啼鴉一雙飛去了！

### 張劍魂

陸我國事何糾結，

虜騎聲佔滄陽；

舉國昏昏軍閥下，(註二)

恩將怨報逞瘋狂！

★

不思悔過不自重，

猶逞蠻威挑國恨；

瀟灑橋呼砲聲高，

斷賊長蛇封豕豕。

☆

東瀛原是蝦蟆島，

千字文儒傳國寶，

自昔稱臣入貢來，

豈知再變無人道。



# 火炬到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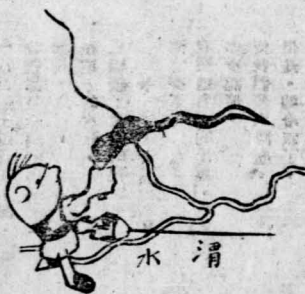
黃曉作



(五) 火炬到了「灑關」口外，大吼一聲，「鬼子，只在「風陵」不敢作響。

(六) 華山對火炬說：「我也已穿了盔甲！」

(七) 火炬溯渭水西行，看看渭水復快的流，正像星夜行軍。



(八) 忽然火炬轟轟地向東衝去，火炬在靜高高歡送他前進！



胡馬縱橫到處奔，

「黃河」流域起狼煙，

濠盜泉軍成野獸，

倭奴(註三)鬼子亦稱雄。

中條大塢山下，

殺得倭奴丟駿馬，

健兒千萬守「黃河」，

誰渡「黃河」誰命絕！

插旗喊叫「黃河」，

掀起涓涓作巨波；

欲使荒園成沃野，

「導河」仍賴細流多。

處處謳歌勝利中，

「黃河」日夜不鳴；

請君預買生花筆，

為寫：

「黃河之水匯匯倭奴淹海東！」

註一：日寇國民，尚多通敵刺作龍蛇鳥獸文者，

塗以各種顏料，飾身不得脫落。

註二：九一八事變時，作者曾在俄國，親見軍

閥專橫刺殺首相，無惡不作。

註三：日本北海道有土人叫倭奴，(BOHE)

相傳即日寇之祖先，奇形怪狀，日寇政府

，特闢區域，禁止與外族來往及結婚，並嚴

禁外人參觀，恐宣揚其醜態。

# 在漢水的流綫內

沙坪

——寄北平友人——

告訴你，

我們現在疑行在漢水上，

隔着小船篷窗，

可以望見祖國的太陽。

看綠草含煙，

村落平靜無聲。

我會經見過海，

那是記憶裏的天窗；

我會經看見過黃河長江，

她們澎湃的發出巨響，

這靜靜的漢水呀！

和普得儉村站一樣。

☆ ☆ ☆

在狹長的船裏，

載滿了年青之輩，

他們用火熱的手，

去迎接光明，

他們歌着！

「流轉在祖國平原野上，

生命浸透了艱辛，

投同時代的洪流里，

你全中國笑着的人！」

微笑罷！

河岸上的一羣，

他們以鐵的行列，

踏過海源，田野，山林……

這是光榮的八十八師，

生活在他們中間，

我知道了——

「一二八」「八一三」，關封，大別山……

他們說：

「八百壯士還留在上海。

我們都是新編的弟兄。」

御敵，急行，

在遠方的水濱，

正繼續了光榮的戰事。

☆ ☆ ☆

到雲夢了，

我愛這名子的音響，

多少記憶，

使我們發出回響。

但是，她冷寂了，

我祇看見那古老的城牆，

在落雨的夜裏，

千萬隻火把

當作夜渡的燈光；

踏是遙遠的，

天還沒有亮，

在敵人的鐵馬下，

塵埃變成古代的戰場，

許多人死亡了，

屍體狼藉在街上，

人和馬的嘶聲，

壓斷了過渡的橋樑。

☆ ☆ ☆

在沙坪，

我重新看到電燈的白光，

這街市是撕裂了。

它披上戰時的衣裳，

來自船上的，

或者來自草中，

千萬人的聲音結成長虹；

那是大武漢的保衛者，

那是朝鮮的騎勇軍，

用血寫着：

一檢討失敗，

重新再戰！」

許多人為這歌聲感動了，

他們租到明天！

☆ ☆ ☆

我特別地愛慕襄樊，

兩座城近對在水邊；

我歌唱吧！

我用笑着的心情走在青石板的路，

這里十分像我的家鄉，

在一架橋的角落，

看見我在北平的朋友，

他們說：

「離開武漢時祇看見空中的危樓，

他們十四個又在這里停留，

## 前方的流汗

！太行山上的工業合作！

在縣城，我曾住過兩個星期：

並且走過垣曲，沁水，安澤，高平，

晉城，以及濟源，孟縣，太行山，

中條山印我過的足跡。去晉南，

為的是看一看「前方的流汗」。

來聘前方，以及敵人的後方，

多少人，提到過的是些關於壯烈的

的流汗，「前方流汗，後方流汗，

」似乎成爲抗戰分工的定律，因而，

驅抗戰的前方自不免偏於流汗的

事實。可是，如果我們認定二期

抗戰的方式，在軍事上須得配合經

濟的鬥爭，或者，也許可以說，這

用青春的火熱，

要把襲擊描繪成戰鬥……

★

又回到北方了，

踏進河南的邊陲，

在堅實的土原上，

走着洋棧的人類。

據說：

「三國的劍備，

## 高乃同

一階段該是特別着重經濟的鬥爭，

那末，我們是應該如何地報告一些

流汗的情形，加強一些有效的「對

策」呢？

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西北區在晉

南設了一個事務所，迎合正規部隊

的需要，進行救濟生產的建設。還

一個事務所是去年四月間設立的經

過敵人的「九路圍攻」與「全面掃

蕩」，仍舊是堅苦地在那裏苦撐，

到現在，已成立了三十五個合作社，

經營的業務，有軍鞋，軍服，麵

粉，製襪，製釘，煤炭，食品，榨

油，造紙，印刷等類，分佈在陽城

在讀里作過帝王，

那是古代的新野，

有張飛種下的海棠，

唐河是龍踏虎踞，

站在國防線上。」

我停留下了，

我隱約聽見桐柝的轟聲，

我西望着鎮平，南陽……

遙寄着淡水的閩粵。

精神地殺敵，他感動得流下淚來，

然而，他的眼淚，並不外流，他含

著着一腔的辛酸，悲痛與憤怒；生

在這一時代的中國青年，只有拿工

作來填補自己的憤恨，在這樣的一

個原則之下，他參加了工業合作；

而他所經營的業務，則是製鞋。他

打算：並且研究過，每一個士兵，

平均穿著一雙半鞋，六十萬士兵每

個月便要九十萬雙鞋，製鞋最費工

夫的部分是機底，於是，他在研究

一個手搖機底打洞機，想可以簡便

織底的工作。他發了一個願心，想

從他主持的那一個製鞋工業合作社

，聯合同業的合作社，組織一個聯

合社，來承擔這一個供應全部軍鞋

的任務，他的願望是：每一個弟兄

都能穿鞋穿，不再要赤脚。

有一個從實到到晉南的軍隊工業合作社，這一個合作社的行動是值得後方生產的人注意的，多少

人從戰區撤退到後方，謀求生產的安全，而這個合作社則能安全的後方進入一般人認為是危險的後方。我也在前方看到不少衣服襤褸的弟兄，這極難難說表現了我們艱苦的精神，但是，有時，特別是颶風驟列的太行山中，山峯尖上，殘破的單衣終究抵不住寒冷的襲擊，因此，這個社便想給予弟兄們一些溫暖。在去年秋天，毅然地走進了戰

區，而在那裏，現在，幾乎是成了了晉南各部隊服裝製造的唯一餉來源。

還想提到的，是一個印刷工業合作社，這是第口口軍和晉南事務所合辦的一個合作社，設備的價值在五萬元以上，費盡了心力，購運過去一切應有的鋼模，鉛字，操作，可以承印書報和雜誌。現在正在籌備出版一份戰地日報，還是由十個軍部和師部合辦的，我說這是日報合作社。由各部份部隊聯合舉辦的事業——而且是自動組織的，在過去，似乎還沒有聽說過。這說

然是抗戰以來的一個進步，同時，也是工業合作間接所要求的一件大事。

在晉南，最使我感動的，是軍需當局真正認識到加強生產的必要性，我和許多軍事長官相識過，他們肯定經濟建設比軍事進行更來得重要。他們對工業合作的興趣十分濃厚，期望也十分殷切，所給予的助力自然亦不少。

工業合作在戰區裏的確是特別的適宜。數量多，單位小，組織又嚴密，移動又便利，牠能隨軍移動

。何況把廣大民眾組織在生產關係之上，比一切空談空洞的組織來得有效多了。

中國工業合作協會，運動初期，會預定佈置三大經濟防線：一是敵後佔領區，一是敵方邊境地段，一是後方安全地帶，而敵方敵後關係經濟國防的最前線。該會在西北區發動最早，分佈也最廣，三大防線也都次第完成，倘使時間允許，加上人和物的幫助，我深信對於最後勝利的前途實現，是具有影響的意義的。

## 關於「保障作家生活」

### 冰瑩

自從在重慶的文藝工作者發出了「保障作家生活」的呼聲以後，各地的雜誌報紙，都爭先地登載這類文字，或當舉行座談會討論這個問題，許多報紙的社論，也在大鑿疾呼地請求政府保障作家們的生活，中央早已允撥十萬元做為文藝獎助金，可見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這是一種特有的現象，中國的文人自古至今，除開一兩位特殊幸運者外，其餘都是費費無立維之想，臨死沒有極度的窮光蛋，不說這的，

就拿三月二十三日洛陽陣中日報發表葉紫夫人的信來看，一字一淚，令人不忍卒讀：

「……我死後，你和孩子都要餓死的！長篇小說還寫出來呵！……朋友們快快救救我吧，快快救濟我的孤兒女吧，在陰司裏我會感謝永記不忘。」這是葉紫臨終時向他夫人和朋友發出的慘慘的呼聲。

再看葉紫夫人的信：「……我死後要自殺，眼看孩子太小，太可

憐了！想了又想，如果死了，他們又去依靠何人呢！……而且又無人處理葉紫喪事……錢也沒有，衣服棺木一切用費一百二十餘元，都是向左右貸用的；現在又要吃用，沒有辦法，先生，你讀到這層後，請你在報紙上登個啓事說葉紫死了，請朋友們來救濟我們吧！」

我想只要是有心肝的人，誰看了這樣的信會感到慘涼，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難受。一切後事文藝工作的戰鬥員，誰不見得個個會有葉紫一樣的結論，但十有八九是窮得沒有衣裳，沒有飯吃的，不說別個，就拿在中國文壇最負盛名，集第一把交椅的魯迅先生來說，他一生也沒有舒服過

享受過物質生活，死後某書局還該他十餘萬元的版稅，其餘的作家，更不要說了。

筆者是最受書店老板剝削的一個，過去寫文，賣過五毛錢一千字，還不是稀奇，最痛心的是我在口口書局出版了從軍日記，前路，麓山集三本書，至今整整地十年了，總共還沒有拿到五百元版稅，光就從軍日記來說，在一九三六年就發行到九版了，每版以兩千計算，也有一萬八千本，按照再版百分之二十版稅來算，那麼一本的實價是五毛，我可得一毛，一萬八千本，應共得一千八百元版稅，這是單就從軍日記的最低價格，最少銷路而說；至於前路我記得是賣八毛一本，麓山集六毛，九年來兩本書的版稅，至少也有兩千餘元，但我每次寫信向書店老板要錢時，不但沒有錢付給你，而且連信都不回。抗戰三年來，我也不知去過多少次信，郵資總在二十元以上了，但對方仍然置之不理，可是跑到重慶的書店裏一看，種種書都是從上海新運來的，據店員說，銷路很不錯。翻開後面一看，也沒有我的私章了，可見不知他們已加印過多少。許多朋友在戰前就主張我請律師起訴，但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總可用感情來解決許多糾紛，不必動不動就拿出去拿軍制裁，尤其我是個最怕什麼法律法庭的，總覺得與人應該有良心，而且這所謂良心也者應該有仁慈，善良，以博愛犧牲為懷的，還一萬步說，縱使不能為他人而犧牲自己，也應該以不利用別人，不吃虧別人剝削別人為原則！殊不知有些

商人，重利不重義，這就無法和他們談什麼良心問題了，這是一件事。還有一個女兵的自傳和湖南的風也遇到同樣的情形，他們在問你要書出版時，什麼條件都答應，而且合同上寫的冠冕堂皇，時，什麼一出版，對不起，合同就成了廢紙。女兵自傳，我只拿到二百八十元，湖南就成廢紙。我只拿到一百元，朋友們見了我總是開玩笑，以為我總不致那麼窮的連一件布衣都穿不起，而不知道我是個真被剝削到剩餘的弱者，其實能夠拿到一二百元還是好的，像軍中隨筆一類，別人不得你的允許，竟擅自替你出了書，不但不給你半文稿費，連一本書也不讓你看到，前年夏天我病着躺在武昌同仁醫院時，潛修曾替我寫信去請求他們寄點醫藥費外，結果連一封回信都沒有，唉！不說了吧！越說越生氣，我早說過這樣的話：文人如果等病稿費來維持生活，發好首先買好棺材放在身邊，什麼時候餓死，別人只消把屍體往棺材裏一丟，抬出去完畢，否則一定會曝露屍骨，無人掩埋的。

★ ★ ★

以上算是發了許多牢騷，底下再說說我對於政府保障作家生活的希望：

老舍在重慶大公報的星期增刊上說：「我們沒有本領一方面畫方，一方面畫圓，一方面寫文章，一方面還去抬轎子。」蓮子也說：「一個二萬兵也還有七元五角國餉的，今天的精神戰士的生活保障在那裏呢？」趙清閏女士在中央日報

的教育文化第六期上也說到出版界計算字數竟除法極點，題目，空白和頁餘，於是她傷心地叫道：「我的天！這不簡直是『措一措』『血』來了嗎？」手裏拿着稿費通知單，眼裏不禁氣出淚來了！

過去我不相信社會有人吃人的事，現在却漸漸看許多喝人家血汗的大嘴在張開血脣，等待屠宰取人家，剝削人家，吞噬人家；這不是好現象，而且也是一個新生的有希望的人，不應有的現象，我希望政府從此提高作家的地位，重視作家的生命，對於保障作家的生活至少請做到以下幾點：

(一) 確定出版法：禁止書商剝削作家，版稅按照規定時間付給，不得拖欠，不多印書，少報數。如有不清手續或欺騙狡詐之虞，作家得依法控告之。

(二) 優待作家：最有價值之作品，可由國家印刷，版稅歸國家所有，作家生活由國家供給。

(三) 增加版稅：書價既已抬高，版稅也應增加，以最初版百分之十五者，現在應增加至百分之二十，再版版稅增加至百分之三十或三十五。

(四) 提高稿費：現在百物昂貴，紙筆墨水飛漲，生活維艱，稿費千字至少由五元起算，首先可由政府主辦之雜誌報紙上先行。

(五) 由政府及專家，作家組織作品評獎委員會，在一定期間內審查已出版或未出版書稿原稿之內容，優良者予以獎勵，未完成者，可由教

府俸支至活費，俾克完功。……  
（六）設立文藝救濟會：凡因窮困或患病  
之作家，得向政府無息月貸若干，以維持生活，如  
病後復健，理應者，得由政府負責掩埋，並撥款  
維持其家屬生活。

……以上不項，不過是我一時想到的，還有比這  
更好更週詳的計劃，政府和作家們當有通盤打算  
，用不着我多說。……  
……在抗戰期間，我始終承蒙業與君是同級地負  
着保衛祖國，殲滅敵人的軍裝使命，那麼一領拿

業性的戰士，他應該以全副精神，整備生命來為  
國家出力，為民族流盡血汗，國家也應該獎勵  
們和他們的家屬，文藝救濟會的同志們，不要  
誤吧！具愛我們同心協力，團結一致，前途永遠  
是光明的！……

### 作家書簡

冰瑩：你這天空的飛馬！居然飛到西安了！

你要稿的信，任鈞由發接了太太來轉轉給我的，我因手頭沒稿可寄，回信不好說話，所以至今才寫信給你。  
你的刊物已出版嗎？首先賀你成功！經濟艱難持續下去的話，你好好地辦吧！因為文藝刊物，實在要一個更好的出來。  
我有點不敢寫稿，我覺得自己知道的事太少了。

你去年後兩天，我被迫搬出那房子了，自此沒有安身處，房子總找不着，錢也沒有了，我過着非常艱苦，沒往處，少飲食，受寒冷的生活，拖  
得憔悴到活不下去了，十二月二十八日午，竟暈死在絞場口樓旁，拾歸，醫生不救了，脈要斷，心停跳了。元且早，我從夢中醒來，新年  
鼓，睜眼看到自己躺在烟霧霧的房中，才知道還在人間。

……眼到窗下養了一月，已經好了，能寫文，雖然知道寫不好，近日正在黨輪廓，是五黨制，名「今日的戰士」，第一幕很快可寫成，想寄給文  
陣，為友情，又想給黃河，只要你趕快快發，稿到即發，面對刊物能繼續辦下，給你，是與讀者先見面，你能否把握住這兩個條件呢？望速  
告，以便決定寄稿，祝好！

### 華下拾零

李旭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間，我隨軍由豫南回到  
陝西，住在華山下的玉泉院，院子裏是非常僻靜  
幽適的，血戰歸來，得此清趣，意境轉入寧寂！

西北的冬，特別使人感到蕭殺淒涼，像這樣  
初冬時節，院子裏的道士們，早晚就燒起火來了

……院裏供奉的神主，為宋時華山道士陳搏老祖，  
陳搏，大家都知他是北宋初年的人物，宋代理學  
，是儒學道的濬合，陳搏的再傳弟子中，出了一  
個周敦頤，於是陳搏在哲學思想上，也曾一度  
被尊為理學的祖師。

……在這個神院裏，我當時的生活，是非常有趣  
的，早晚聽道士口誦經聲，聲響也會聞香，特別

有與鶴去尋古跡。

院子的西邊有一石室，內供奉搏自刻的石質  
臥像，彫刻非常細緻精美，還真有些怪誕詭  
的傳述：據說陳搏創臥法，為龍靈法，此法學自  
龍王，當初陳老祖在伏牛山講易經，有龍王化身  
來聽講，感其教學，因以龍法教之，陳搏由此得  
長生之術。

### 白薇

……



尤其在西北，這一活動實在太落後了。

西安是大西北的重鎮，是西北抗戰的中樞神經，是前線與後方的調節站，從文藝陣地上說，他更是負着前線的神聖任務，可是我們一踏進長安市上的書店裏，不由人不失望，這裏的精神糧食實在太少了，尤其是文藝方面，更令人有深入沙漠之感。「黃河」的出世，這正是一九四〇年的春雷，西北文藝戰線的號鐘，給貧血的西北注入了新的血液，新的活力，大西北是從甯睡中甦醒轉來了。

「黃河」是西北的大動脈，是西北文藝運動的主流，要使他的浪濤注入到每一個角落，每一顆跳躍的心靈，發揮文藝的偉力，鞏固大西北防線，這尤待於前線後方文藝工作者的努力。

誠然，在文藝方面，西北較為落後，正因為這樣，西北的文藝運動更應當擴大與開展，配合着軍事政治，匯成一股鐵的洪流洗滌腥膻，沖積成一座堅強的堡壘，給寇以致命的打擊！為了加強這一運動，我們覺得應當注意下面幾點：

一、力求普遍與深入。在西北，一本文藝刊物有如沙中黃金般的寶貴，尤其在目前更難得得到這戈壁灘的滋養，今後的文藝要力求通俗化，發行網要力求嚴密普及。但這不是一兩種刊物所能勝任的，我們要發行適合於各階層人們的文藝刊物及通俗小冊子，如「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實踐起來！

二、地方性與全國性的結合。文藝本來是波

地域的，然而為了切合實際的需要和地理的環境，地方性有注意的必要，尤其在西北極極需求文藝培養之下，這一運動更要注意其特殊環境，應以開發西北民衆力量為目標，然後由地方性的擴大而為全國性的。使兩者切實地溶合起來。

三、前線後方應佈滿作者的足跡。西北是一個大戰場，不管在猛烈的砲火下，在不靜的村落里，我們都需要戰鬥。文藝工作者應以戰鬥的精神到軍隊中去，產業中去，政治中去，到敵人的後方去，以堅苦奮鬥的作風滲入於西北的每一個地域，在各地建立起小小的堡壘，負擔着寫作，推動，指導的任務，同時與西安這個要塞嚴密聯繫起來，以「游擊戰」來堅持「陣地戰」的持久性，戰鬥力，鞏固大西北文藝的根據地。

四、指導寫作，增加軍部的生力軍在西北的

### 重慶劇訊

近兩月來，重慶劇壇做是熱鬧，人們顯稱此兩月為行幕之戲劇月，可見活躍的一般；最初由白楊、鄧麗已、魏鶴齡、施超等以留滬影人名義演出陽翰笙氏著之「塞上風雲」演出盛況，地籍空前，開售票總數竟達兩萬五六千元。

萬若瑟等所主持之國際劇團（即反侵略劇團）雖係新近組成，團內作劇人為龍鳳人、楊露西、張燕、陶金、宗由、崔起、朱慈榮等，多係現今留陝之「中劇」幹部，於劇壇均有相當歷史，最近攝影人之後演出凌鶴著之「黑地獄」並由著者親自導演，故演出之成績頗為良好，據云

大地上，活躍着千千萬萬的民衆戰士，千千萬萬的熱血青年，這是文藝家教育的對象，文藝戰線的生力軍，他們正排演着壯烈的戲劇，以行動創造偉大的史詩，他們急切地需要表現，需要寫作，這裏有許多未成熟的作家，許多未來的詩人，小說家，希望先逃的作家們予以指導教育提拔，大批的生力軍即可源源而上文藝的戰場，要這樣，文藝運動才會蓬勃地發展起來。

以上四點，是西北文藝運動中心的工作，要達到這一要求，除文藝工作者的努力奮鬥以外，我們希望政府當局根據實際情況，擬定發展西北文藝的政策，給予文藝運動以各方面的助力，使得順利推動，配合着軍事政治而向前邁進，將西北民衆的精神武裝起來，動員起來，完成文藝的時代任務！

### 波

此後更擬演出劉念渠所著之「北地真烟」尤筱蓉之「女子公寓」及陳白塵之「亂世男女」等多幕劇，雄心堪實現，更當為劇壇放一異彩。

國立劇校最近又有一次演出，劇目為顧一樞編著之國防劇「活飛」，成績亦甚出色。

總政治部直屬之中國萬歲劇團，最近亦黃活躍，於四月五日起，演出老舍宋之的合編之「國家至上」，並擬繼續演出郭沫若氏近作國防歷史劇「成仁光」及陽翰笙氏等之新作數種云。

【完】



詞曲  
秋霜  
南丁

# 藝術宣傳前奏曲

4/4 C調

興奮壯速

我們已經燃起憤怒的火把，燒遍了壯麗的黃河岸傍；

我們要用筆尖的描繪，戲劇的演出，音樂的奏唱，來振驚

同胞的迷夢！發動廣大的武裝。團結起來，衝上戰場！

打走日本鬼子！挽救民族的危亡；這就是藝術宣傳者的期望，

藝術宣傳者的期望。

黃河  
刊  
第三  
期

## 墓

尤其現在，誰對於一個掘開墓土的歷史上的英雄會不傾心呢？  
為這理由，幾次想到張蒼墓看看，却偏偏都有點門事來阻攔。不過，  
也終於去了。

天氣是上好的天氣，我心中也湧起了高興。  
等到了那地方，看出是不過和所有的古蹟一樣，空負了一個虛名的時  
候，真有點悵惘。

就這步回去，自己不大甘心，而且，腿也酸了。在墓的附近巡遊着，  
不惟只想再發現一點好的風景，也在找一個喝茶的地方。

一個老頭子在鋤着田地，我走了過去：

「借個光，左近有賣茶的嗎？」

「賣茶的？」他忙眼睛翻了翻望着我，「這是鄉下哪！你想是渴，到  
我家喝點水去就是。」

鄉下人都有濟實樸的心腸。我謝了他，走進一所他指示給我的小茅蓬

這裏有一個花白頭髮的老婆子，我又把帶茶水的意見重說一遍。她倒

給了我一大碗開水，我慢慢啜飲着。

似乎太沈寂了，於是找我一些話來問扯着：

「大娘，您貴姓？」

「姓王。」她簡單地答。

「啊，王。你們家好像人口不多似的，怎麼讓老人家去做活呀？」

「還得辦法呀。」她答，這一來，似乎索動她的話頭了，就滔滔不絕

地說下去，「真沒得辦法，車夫雖種地呢？每年小全去漢口一趟，把從

這兒的貨物運過去，一年就愁什麼了。備如今，只有讓他爹吃苦了，

...

...

們了塊地種着。……」

聽出了他們的兒子是誰着漢江往來的商人以後，我問：

「小金呢？」

「小金？當兵去了。他剛走的那幾天，我真不放心，每天到江邊去望着，像前幾年他到漢口去了一樣。不過現在也慢慢想開了，還是小金有道理，年輕人是對的，我們這樣受着，連房子也住不起了，搬在這小蓬裏，千怪萬怪，還不都是鬼子惹起的嗎，你說？他昨天還寄來一封信，說又到了湖北呢，他在軍隊裏的生活也慣了。我也不再惦記他！只盼他能把鬼子趕跑，回來過先前的日子……」

放下了手中的鞋底子，她從褲子底下掏出那封信來，一定要我看。

### 記反侵略劇團

南芷

三月十九號的下午，趙冠明先生來電話說：

「寶鸞的俘獲到西安來演戲了，你高興去看嗎？」

來到西安，還祇看過一次孤島天堂的我，突然聽到俘虜演戲幾個字，不覺高興得連話都說不出了，連忙問答他：「去的，去的，一定去！」

這只有六點半，我們就走進了易俗社。幸而遇到汪所長給了我一張優待券，我能够坐在最前面的三排，得以仔細地欣賞他們的藝術。

記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演的是「亂世浪人」，「醒醒吧，同志」，和「覺醒了的民族」。還有田中照子的跳舞，岡田與朝鮮同志李君的合唱

這簡直出乎我意外的收穫，他們演的戲太好了。太逼真了！縱使因為言語的關係，不能使觀衆完全了解劇情，但開幕前經過汪所長的介紹，同時由他們的動作和表情上看来，誰都知道演的是反抗日本軍閥，被壓迫者團結一致爭取自由平等的正義之戰。

他們的臺詞是這樣地純熟，表演是這樣地逼真，愉快談話的時候，使你笑的腸子打結，悲慘痛苦的時候，使你淒然流淚，不由得發生同情之感。當演至朝鮮的某一家人被日本警察拘捕，老頭兒被打的通體發青時，雖聽有些人還以為是打得好玩的在哈哈大笑，但另一些敏感的，當於同

着那那拙實的字跡，想那那拙實的漢子以及那拙實的心。……

「張壽其，張大墳家啊！是他們張家的祖先，替哪個皇帝建立過功跡的異光榮，石門，石馬……」

臉上掠過一道光輝。

我知道，他在想——我們小金將來也會是這樣的！

陝南。一九四〇，四，六。

情心的觀衆，却偷偷地在用手帕擦眼淚了。

第二天晚上，竟又和家人去看了，他非常感動地說：「他們的演劇，不同普通一般演劇的地方，是在他們認真，絲毫不帶勉強性；敷衍性，他們的恨恨日本軍閥，的確發自內心，他們是真的認識了中國的抗戰在謀真正的東亞和平，推而至於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他們認識了三民主義是正確的，適合時代的，所以願意爲中國的抗戰而努力，而奮鬥！」

自然，這是反侵略劇團最大的特點，如果是本國人來演參謀敵人殘暴，宣傳其參加抗戰的戲劇，絲毫也不稀奇，而他們，在過去我們認爲是敵人的，現在居然成了一條陣線上的戰友，尤其最令人欽佩的，是連劇本都是由他們自己編，自己導演，例如「正義之戰」是錢九郎編的，寫到這裏，讓我停下來向他默念三分鐘，以緬

偉偉的忠魂。雖是四月二號被機轟炸西安通濟坊時，犧牲死在西北醫院的。這位遇決是日軍官班班的班長，而後來成了反侵略劇團的宣傳隊長。這不但是反侵略劇團的損失，而且也是我們抗戰隊伍中的一個損失。森下九郎的確是個天才的劇人，無論他主演喜劇，悲劇，或者做大學教授，做英勇的戰士，做小偷，扮流氓，都能表演惟妙惟肖，恰倒好處。

還有一位高田新一，也是特別值得提出來的，他過去是一個裁縫，所以在一戰區政治部的時候，他因每日沒有事做，閒得太無聊了，就自動地請求替婦女做勞務製寒衣，而且做得比任何人都好，都快，不過有一件事使他痛苦，秀怡告訴他，每當他出去的時候，總有一大羣小孩子跟在他的後面大聲嗚嗚：「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他以為這是太侮辱他了，非常不高興，但秀怡對他說：「你如果要想避過這種麻煩，最好你也學習唱，孩子們一聽到你的歌聲，以為你也是中國人，便不會再欺負你了。」

這話很有效力，的確他學會了大刀進行曲，而且每次表演時，他的歌聲要博得最多最響亮的掌聲。

☆ ☆ ☆

為慰特傷兵之友社籌募基金，反侵略劇團一連在易俗社表演了一星期，白天招待軍警政各界，晚間演劇。一晚比一晚的演得精彩，一晚比

黃 漸 月 刊 第 三 期

一晚的觀衆來的更多！坐不下了，無數的男女女，情願站席看。我呢，也像着了魔似的每晚總要拉幾個朋友從老遠的香米園跑去，有時回來晚了洋車也攔不到，就只得步行，晚上睡的很遲，但第二天仍舊有极好的精神從事寫作。

是第四天的下午，我在稻香村買了些甜食送給他們，以表示我慶勞他們的一點微意。還買了一尺紅布請他們簽字，在狹窄的化裝室裏，我認

### 二十九年春調周陵有感贈

蔣堅忍先生 鄒元瑞

輕車十里漸登高，一色春光明淨桃；陵寢巍巍興廢榮，江山浩蕩著勤勞。三分天下矜磐石，萬代文風撼怒濤；王道不行悲景箱，中原何日剪蓬蒿！

識了好幾個日本戰友，他們和我談到日本的作家在戰爭開始後如何受政府的壓迫，有的被暗殺了，有的禁閉在獄中，還有的全家人都失掉了自由和生命的保障。

「我最愛看小說，謝繼認識中該百合于和神近市子嗎？他們都是我國有名的女作家。」  
「開田復興當地問我。」  
「認識的，我在東京時，看過是我的好朋友

，可是我被捕不久，中條和她的夫君也入獄了，現在她和精神怎樣不知還在人間不？」  
「唉！誰知道阿？只要給主義的立場說話的，都有被軍閥槍斃的危險。」

說着，他深深地嘆了口氣，搖了搖頭，旁邊的幾位也低頭望着炭盆裏的火焰，默默地在內心裏咒罵着日本軍閥的橫暴。

「田中，椰子快站補，就要出套了。」  
原來一位男同志的椰子昨天給日本警察打破了，現在田中照子快快補，因為他演的那一角，立刻就要和觀衆見面了。

「哎呀，也快輪到我了，怎麼辦？」  
田中急的大叫起來。

「田中，你去化裝，我來補吧。」  
雖然我補的並不好，但我願意替她代勞。  
「不！不敢當，我快點補就是了，這樣不丟看滑稽嗎？」

她地提醒，才知道開幕已經很久了，于是告別了他們，仍然坐在第三排，欣賞他們的演劇。只有最後一晚，我因為去成陽沒有參觀，定明先生告訴我，那晚的觀衆，特好擠擠，戲也演的特別好，而森下九郎也特別興奮，他在臨閉幕時滑稽地說：

「請諸位不要絕情，椰子也帶了回去，今天是最後一夜，以後再也看不到我了！」

誰知道短劇的兩句，真的成了他的絕語，嗚呼！



# 本刊第四期要目預告

關於詩！給寫詩的夥伴們

沙坪	少平	冰瑩	沙雁	老舍	岳軍	葉鼎洛	東平	沙茫	劍魂	鄭元瑞	沙河	G.A. Hogg	田稼	鄭劍西	楚雲
五月的漳河	壯烈的五月	沉默的勝利者	萬行長詩	在黃河前綫	漢奸的跳舞(續完)	馬彪將軍訪問記	騎兵	悼森下九郎之死	哀江南曲	血的五月	滾滾的沁河	建立「中國人救中國」	抗日葵	第一等人	

# 本刊第二期目錄

鐵元	老孫柳	段念茲	白克	杜庶	陸丹	高天	程少懷	紫翼	盧野	馮玉祥	柳亞子	鮮子	葉鼎洛	明	冰瑩	森焱	冰焱	陳鯉庭	高乃同
談談詩歌民族形式	歡迎韓國青年大會	作家書簡	鄂北文化運動的活躍	重慶文壇掇拾	抗戰與文物展覽	陰山下	大時代中成長着的女兒	過太行山	北征之曲	春禮勞軍歌	海上對雪	甯秦血戰記	漢奸的跳舞	老岳的死	徵人是這樣虐待「俘虜」的	焦家莊	建立生產文學	戲劇漫談	蔡元培啓事

## 本刊定價表

紙	報	白	紙	士	別紙
一預年定	半預年定	零售	一預年定	半預年定	零售
十二冊	六冊	一冊	十二冊	六冊	一冊
元國幣貳元	國幣貳元	國幣肆角	元國幣壹元	國幣壹元	國幣貳角
角六	角六	角六	角六	角六	角六
			在郵費		在郵費

主編者 謝冰瑩

出版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代售處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業務部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廿九年四月廿五日

本期每本 報紙裝定價四角  
土紙裝

# 最新近新書介紹

創導國軍軍風

## 新中國軍事雜誌

建立軍事論壇

編主

樂黃 震 典  
刊創 目要

論 撰  
二千年來中國歷史之研究綱領  
國魂與軍魂  
芬蘭光輝的內線作戰  
中國空軍之歷史使命  
杜黑主義與閃電戰略  
美國依里受少校作  
美國依里受少校作  
蔣堅忍  
朗如

定價表

每半年全外  
：冊年全外  
：冊年全外  
：冊年全外  
：冊年全外  
：冊年全外  
：冊年全外  
：冊年全外  
：冊年全外  
：冊年全外  
：冊年全外

新中國

行印社版出化文  
售經有均局書大各國各

處售經總

里仁德國米香安西  
部務業社本

民族教育之

理論與實際

李旭著

### 內容

本書以開揚「民族本位教育」及「總我所啓示的「革命的教育」為中心：  
(一) 精闢的探討民族教育的理論體系。  
(二) 系統的闡述民族教育的史的發展。  
(三) 具體的提出改革中華教育的方案  
(四) 以正確的指導教育建國的偉大前程。

熱情的！激昂的！壯烈的！

中國新歌曲

韓悠 韓嘉著

菲希德告德意志國民書

威勃鯨譯

菲希德說：

沒有祖國的人，是個可憐的人，他應為伊預種可憐的公  
略，穿整的僅於子孫相見，甚至於不惜河世最後一滴血淚  
而奮戰的。

葛武榮著

知難行易學說之研究

再版出書